

周禮翼傳叙

五官全經敬爲傳詰冬官放失衆說紛紜則天明稽古訓  
述冬官補義

昊天懸象皇王布政若合符節中古文盛厥象益彰仰觀  
俯察述天王會通

夫子沒微言絕處士橫議大義垂提挈綱維開示蘊奧述  
學周禮灋

壘高者下爲基生民者地爲本畺界雖廢方畧具存通變



豎民存乎其人述治地事豎

軍輿行司馬職掌俄空東漢罷都肆而古陳晦衛公變七  
軍而八陣也本風后推尚父述握機經傳

盈領吞者不知易牙之味一指障者不見太山之形鹵莽  
自賢敢于非聖毫分縷析述非周禮辨

書名不論于象胥古文大壞于斯篆至以楷翻經并斯篆  
失之酌古準今述經傳正譌

吳人王應雷書

冬官補義題詞

冬者萬物之所終也司空掌邦土天下之治所由以成故  
命名曰冬漢人以攷工記補之夫共工者誠冬官之事但  
其一屬耳故取之以入冬官則可遂用之以補冬官則不  
可自宋以來乃以五官之事聯職于司空者歸之以爲冬  
官未嘗也也不知周禮之治每事六官皆與蓋自王身王  
宮王朝王畿四海以及于昆蟲草木六官皆有其責非若  
後世之設官截然各爲一事也不得此意遂用其疑似以

相歸并此說一興人各自以其意見而更定之乃此人之  
周禮豈復得爲周公之周禮哉愚謂周公設官皆取瀆于  
天五官歷、可考此見聖人之制作後天而奉天時建諸  
天地而不悖也故以天象之有關於冬官者而參互之即  
炳然不磨其餘各職見于經傳者亦昭然可攷謹述之如  
左補其義則前人是非不辨自明闕其文以追續經之罪  
乎損益而折衷之姑俟後之君子

上應電書

冬官司空補義

空之爲言空也相天下之大勢擇其空缺之處而脩治補助之故  
天文室壁之末有土司空一星土公二星主知水土缺咎周官之  
職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記曰司空度地居民使地邑居  
民必參相得無曠土無遊民司空之職莫大于此蓋司徒掌其圖  
數而司空治其功程司空建其始而司徒守其成此其聯事若此  
而後人遂欲以相併也然則冬官之屬當有掌大均之事如地官  
之徙民宗伯之恤衆又當有善于景相觀卜以經營疆理于四方  
如詩稱召伯之世執其功燕師所成者

百工之事惟土木爲大故蓋屋二星土公吏二星列象于營室之

梓人

器府

下又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故土司空四星列象于翼軫器府之下以冬官而言當有工師以統營造諸工又當有梓人以統制器百工是即攷工記之事虞書所謂共工也

百工之事其用邦財為甚廣若攷工記廬人為兵器梓人為樂器其屬甚眾故呈象于天有器府實九府之一也後之言九府圜漚者不見此義遂以天府職內當之殊不知天府掌國寶邦典而非用物職內主監臨而非主守且職內與職歲合職聯事何得專以職內為一府故以司空而言當有器府與九府相通觀中車云毀折入齋于職幣職金云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則中車器府與九府圜漚相通可見故所謂九府者太府內府外府玉府器府與

能亦

司徒之泉府春官之中車司寇之職金幣餘之職幣合而為九斯百貨可以流通矣

天之井宿主水衡事也故其附星若南江河四瀆主大水也水位水府主溝澗小水也其他羅堰九坎天津天潢天江天河不一而足于五行屬冬攷工記言水甚略地官雖有川衡澤虞但主厲禁財賦昔伯禹作司空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然則四瀆皆當有專職又當有匠人以治溝澗通津梁如攷工記所述匠人之灋斯無後世水患矣

大田之禮曰春搜夏苗秋獮冬狩于冬獨曰大閱軍禮為備而三時皆取隼焉故天文壘壁陣見于陬訾之次冬官當有壘壁氏掌

壘壁氏

大闢之禮蓋其瀆統于司馬其民出于司徒而其事則掌于司空也

天子巡守之禮春東夏南秋西冬北而一終故天官河鼓閣道等星見于玄枵之次冬官當有屬以掌夫巡守之禮凡道路津梁之通塞山川之險易與諸侯所朝之方所述之職皆其所司也已上凡八職皆出自天文有天然之妙非可以私知安排也

萬物終于冬故冬官之職曰任百官生百物以萬物之所終也冬官之典曰事以萬事之告成功也是故伯禹作司空六府三事允治故曰考功謂攷百官之功也今之攷工名存而實亡矣司空當屬總脩六府之職歲終則佐冢宰考課之事此司空典職之大

也

人心不節則無限制富者欲過貧者欲及百工不節則競爲淫巧蕩上心而滋人欲靡有紀極書立政有準人守灋有司也孟子謂工不信度以準人之職廢耳故冬官當有準人一屬則律度量衡各有其則宮室器用各有其制淫巧奢麗何自而興非不節自正之道乎與春官典命夏官量人分職聯事之官也

冬主藏天地閉塞又于時沍寒民當閉藏禮有嗇夫當屬之冬官主掩閉室廬收藏積聚務爲封守鍵閉之事若月令冬月所記者所以助天地之藏也

自古大史主掌國史今春官大史所載但曰正歲年以叙事是乃

義和曆象授時之職古稱左右史而老聃爲周柱下史于天文爲  
柱史今五官皆無其人蓋冬主事故記事自冢屬冬故冬官當有  
左史書言右史書動與內史之策命而總屬諸柱下史大事別記  
當如書冊書紀年當如春秋專掌文學記載之事蓋大史則爲考  
時執禮贊治之職御史則爲守灋之宗三官實相表裏故同以史  
稱也 已上考工準人嗇夫左史右史五官其名著于書禮其事  
見于傳記如揭日星爲周禮者自習焉而不察耳

舊君傳位新君踐祚三年諒闇天下莫大之政也傳位踐祚見于  
顧命諒闇見于各經今雖以聯事見于各職而未有專官死人之  
終事天道北爲幽陰故北方虛危爲死罍之事冬官當有是官以

### 掌其禮

水於五行屬冬雖涸于上而實盛于下故月令仲冬祀四海水泉  
魚于動物屬潛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鹽水所自出而其利爲甚  
博天官鹽人但掌國家食鹽耳出鹽之地未有其官故水泉魚鹽  
三者皆當有專掌之官而屬之司空魚鹽兼出於江海而專掌于  
此者亦猶職金之掌于秋也  
豕人以供豕豕水畜也故屬之冬官

天者萬物之祖懸象著明不言而品類畢陳王者天之元  
 子灋天立道無為而天象益彰有見于天者則曰虛能生  
 有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有見于人者則曰影生于形故  
 下有是形則上有是影孰知有則俱有成不獨成曷先曷  
 後耶是故元氣之開也以漸後人或以人事而名象  
周鼎靈臺  
 天繆王良之類天象  
 未開時先有此事  
 人文之著也以時後王多因天象以

天王會通叙

上道合

天者萬物之祖懸象著明不言而品類畢陳王者天之元  
 子灋天立道無為而天象益彰有見于天者則曰虛能生  
 有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有見于人者則曰影生于形故  
 下有是形則上有是影孰知有則俱有成不獨成曷先曷  
 後耶是故元氣之開也以漸後人或以人事而名象  
周鼎靈臺  
 天繆王良之類天象  
 未開時先有此事  
 人文之著也以時後王多因天象以



設官

三垣八政營室東井之類後王見有此星然後設此官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斯其至矣聞其名可以了其義觀其位可以測其蘊自昔聖神未有不與于此文者也中古道亨文盛周公得備施于六官春秋道否文弊孔子不復見于空言秦漢而下業儒者視天象爲術家而知焉者寡言天者以王道爲粗迹而罔焉弗聞直以占驗轉相註釋大義乖而小道熾徒使英雄假之以用武姦豪竊之以行私宜乎爲

世大禁而垂象之精蘊隱灑天之妙用絕矣夫前世已然之迹未必一一復見于後世殆可參攷而不可爲典要者也今以占而定其所主或數星而同一主管或一星而清以數占是皆不明乎道幾何而不致遠則泥也哉且今之言天者咸以二十八宿爲綱不知二十八宿皆當七政經由之常道而猶顯著故古之步天者因用以紀七政之行而天王合一之妙則未盡于此也粵嘗仰而觀之帝一也

垣斗角心義各有在相一也公孤輔相職各有司后妃太子諸侯諸臣間見而有無窮之奧八政六府錯出而有天然之蘊大而日月嶽瀆微而昆蟲草木精英呈露至理攸存煥乎圖書布列之象多不可損少不可增昭乎帝王經綸之灋南不可北左不可右更以三五之所陳稽類體躬則有以見夫六藝之旨歸頡頏相並萬化之綱維昭晰不遺誠王道之權輿列聖之取衷焉者也君人者明此則對

狂道

而育物不假強爲人臣者稽此則補袞陳善非爲虛言學者而不知此義則無以奉天體道實有諸已予病夫王道之失其原天人之二其本也述會通以明之言王道與天文通貫只一事也爲星一千四百六十五爲座二百八十三其大義數十其文五千宇宙間事如指諸掌列宿所主截然不移彼專門者測而識之因其體之聚拆隱見光之微明變動與夫七政之所以宿離客氣之所以乘見而又

體行此道神明  
不測必  
聖人在天子之  
位

參之以十有二歲之相伍之以十有二律之徵紀之以十  
有二州之舍吉凶妖祥可觸類而推之是則有司存矣拒  
而不信非予之所強也知而弗庸非予之所望也合而疑  
之存乎德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

聖人焉

大明嘉靖壬辰吳人王應雷書

批點瀆

凡四圍皆天文星名

旁豎者皆周禮官名

天王會通

總叙帝星

總叙后星

中垣紫微天子之大內也。上垣大微三朝也。下垣天市市也。兼

中矣。凡建國中為王宮。前朝而後市。蓋本諸三垣也。故大帝居

太子廢子皆列象紫微總居大內也。凡帝星見處最多。蓋中垣

者常居。上垣聽政。下垣治國。南主正月新政。心主見於天根。北

極日太陽其德。天皇天乙太乙其神。北斗臨御之柄。各司也。

后星所見亦然。中宮者常居。星生生之源。軒轅立政之地。天市

內政之所布。月太陰后之德。各有所指也。天樞北極所謂北辰。

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天子為天下樞而無為之象也。五帝座即

五小寢。退朝宴息之處。華蓋承雨日之器。覆於上。勾陳天子親

軍護於前也。**兩垣**宿衛周廬宮伯所掌八次八舍舊立將相等名非也。天子之武備國家莫重之務周禮掌於宮伯宮正官府士庶子皆統之故中宮者衛士常居也常隨則為**勾陳****天棓**侍朝則為**虎賁****即位**在東宮則為**騎官****騎將**守國則為**梗河****招搖**也。**天皇**在**勾陳**裏天明則日月不明王者聰明睿知而不用其明故冕旒蔽目絃纒塞耳主隱占以見變也。**天乙**主司戰鬪吉凶**太乙**主知水旱癘疫皆天帝之神至誠如神所以首出庶物也。**大理**主平刑獄**陰德**主施恩赦君德以仁為主也。**尚書**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虞之納言周之內史大僕之職司也。**柱史**左右史也。**四輔**蓋即虞書四鄰在周則師氏保氏乃王者之友臣也。

**六甲**主布政敬授民時大史正歲年以序事者。**天柱**主晦朔晝夜以知天文之次序馮相氏會天位叙四時也。世之言天者二家曰推步曰占驗推步主測度推筭在內之事故中宮**天柱**主推步。**六甲**所以授時占驗必登高遠眺在外之事故上垣則有**靈臺**下垣則有**漸臺****畢**主邊兵尤當觀天文氣候故有**天高**若夫憲天以贊化育則六經無非是道言天者固不及知而儒者亦所罕言耳。**御女**女御之象**女史**佐后禮事而記其美惡者也。**北斗**主出號令定紀綱運旋中央臨制四方建四時均五行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源也。有君道焉。**勢**臨御之柄惟辟作威作福所謂八柄御羣臣也。然夫履則厲故不欲其明古者或有宦

者竊柄而威福恣行以致明大。占書遂謂明則刑餘用事。實非  
宦者主星也。**輔**一星大臣象也。斗有三**南斗**見于折木之次。一

見於天市垣。斗主斟酌損益。故北斗為酌量元氣。南斗主進退  
人才。天市中者。量米穀之器而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

**師**疑作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者也。大臣宰相之職非一。**公**

**孤**師而不臣。**四輔**友而不任。**相**天官冢宰。大將軍。復官大司馬。

**司空**冬官大司空。**尚書**主納言。上垣。**三公**九卿主常朝。下垣。**七**

**公**主治國。**輔****台****鼎**蓋其總象。**河****月**蓋其總占。若軒轅**內平****天相**

乃內宰。此二官皆主佐后非相職也。**文昌**位于斗之上。欲明**天**

**理**居于斗之中。欲暗。王者代天理物。已何與焉。文命敷于四海。

灋文昌也。神武而不殺。則天理也。舊文昌六星。各有所司。有上

將次將貴相司祿司中司命等名。周禮註引此為証。然北辰居

中。列宿咸以為準。其為司中無疑。**虛**宿下自有**司祿****司命**。故知

星家註釋之謬。**太陽**守**乾**之德也。昊天象與**昴**宿**太陰**坤德

地祇之象相配。守字衍。又太陽主人君以剛健御極。太陰主以

厚德載物。亦后之象也。君德以剛為主。**玄戈**天帝用以斷。**天鉞**

所執以威四方。伐無道。**天棹**前驅以禦難也。**天牢**貴人之牢。有

八議焉。故以不見為善也。**內階**升降之納陛。**天鈎**輿服灋駕。**天**

**厨****內厨**掌天子及后饌食。於周屬膳夫之內饗及饎人。**天床**及

天市垣之**女床**。天子及后枕席牀第之司。于周禮則王府之所

掌也。八穀黍稷稻粱麻麥菽苽也。舊解為大麥小麥赤豆大豆。止當菽麥二穀耳。扶筐后妃親蠶之器也。農桑衣食之源。民之所天。人君當知其艱難。列於此者。帝親耕。后親蠶。為天下先之象也。傳舍主北狄驛館。故不明則胡兵入也。平。音主曠。馮音也。饋昌又反。

太微兩垣十星其中間者天子之九門。白大陰。大陽。中華。東西華。左右掖門。端門也。五帝座。天子日出。眡朝之處。天子儲嗣監國者。故列位焉。北極前星主天子居大內。西為東宮所生之地也。

幸臣天子褻近之臣。若周禮小呂御僕之屬。可以當之。古者天子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豈有所謂幸臣乎。然則斯名也。其變于

述天子

後代歟。虎賁從官。即位。即將。即司士所掌王族故士虎士太僕。大右大僕從者等官也。三公九卿常朝者。五諸侯入覲者也。謁者。即所謂司士擯孤卿特揖者。內屏設于路門。諸侯入自應門。則天子宁立其前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亦云內者。對婁宿外屏言也。常陳儀衛之仗也。鼎國之神器。台國之高位。皆大臣象也。三台解者不一。要之主臣位。上公侯。中卿伯。下子大夫。歟。太尊。天子之尊屬貴戚也。少微。賢人在下僚者。亦東宮官屬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靈臺。所以時登眺。望雲物。宣壅蔽。而舒鬱滯者也。長垣。設險以守其國。在古為城郭溝涂。今為長城是也。

宁承呂反  
涂塗通

天正會通

小真

天市兩垣二十二星。主四海之地。建侯樹屏。蕃衛王畿也。垣中侯星畿內諸侯。上垣五諸侯。入覲在朝者。并宿五諸侯。六諸王。建

萬國以養民為務。河鼓之下十二國。天子巡守之所至也。帝座

天子親治其畿內。篤近舉遠之象。市樓司市所蒞之思次也。斗

斛帛度質人所以同度量而一淳制也。列肆肆長所以陳肆辨

物而平市也。車肆貿易車之處。軫所以造車閣道下。車府天子

五輅所藏。畢上五車。兵車所藏。氏下天輻。士大夫之車。與夫兵

凶器也。欲求萬全。卒不如騎。騎不如車。故聖人為車制與經界

相表裏。實制寇敵。限戎馬之精意也。仰觀乾象。所麗特詳。欲禦

外侮。可不脩舉其灋哉。屠肆飲食莫費于屠。故專其肆也。天子

之親同姓。皆食采于王畿。故宗星列位焉。宗正所以叙玉牒。正

宗灋。宗人即都宗人家宗人治其禮事者也。侯星則諸臣采地

視諸侯也。女牀后妃之寢也。后聽天下之內治。故太微皆天子

之事。天市多后之事。女牀麗于此者。天下奢儉貧富之原。國母

吉凶之候也。宦者四星。即周禮內小臣之職。其員四人。取象于

此也。天紀市之灋也。凡建國內宰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

其肆。陳其貨賄。一其淳制。故斗斛帛度。凡司市之灋。亦內宰所

掌。而后得以與聞者也。織女即周禮典婦功。后妃夫人無不勤

于絲麻也。七公卿老鄉大夫。佐天子以治王畿者也。市之中。姦

人聚焉。故戮人必于市。貫索者賤人之牢也。天牢見紫微垣。與

此賈貴賤所司不同。故禮公族有罪，則整于甸，人不與國人處兄弟。邦主天下刑獄，大司寇之職見于正秋之倍，故大辟必于秋後處決也。罰主金贖罪，利者人所同欲而易犯，故罪之輕

者則罰贖，所以禁之于微。又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則罰幕布，蓋惟戒君子不可以近利也。梗河招搖

皆主戈矛鋒刃，以備不虞也。漸臺主晷漏律呂吹灰之事，以驗氣之應否緩急，并觀于乾象，以占天文之變動，保章氏之職也。

舉奇

角蒼龍之首，鳥獸生角，草木折甲，化生萬物者也。大角君象，主春

王正月新政，攝提協時月也。進賢興賢能也。天門陽門南門天

地于是而開戶，人君于是開四門也。天田耕籍也。亢主章奏，明

目達聰，周禮之復逆也。廟堂通塞之候，故曰疏廟。頡頏赦過宥

罪，折威禁兵止武。平星平和政刑，皆春生之象也。帝席宴樂羣

臣嘉賓也。亢池平道，達水陸之道也。庫樓天府大府等在庫門

之內者也。樓中衡星關后和鈞，王府則有也。亢古吼字取蒼龍

結反頡音頡

氏天之行始于東，故比為天根。天子為天下根本，故取象也。大乳

后妃不自乳其子，乳母也。亦主飴饋之事，騎官主國有大事，大

子合國子而用之者也。陣車兵車也。車騎乘車之馬也。驃陣將

所以帥國子者。輻車之三十輻也。古之命將者，賜弓矢，則



王畿之外皆得專征。賜鈇鉞則參將而下皆得專殺。然則大將統兵于外。無乃非國家所利乎。周禮國有大事則國子皆屬于天子。唯所用之。治以軍灋。司馬弗與。故大將統兵權于外。以正軍灋。而天子握兵柄于內。以遏亂源。氏宿之下。而有騎官。騎陣將。天道明切如此。也。禮反根祗意。音兮。也。

**房**天子之后寢。御羣陰之處。**鍵閉**鈎鈐其管籥。**兩咸**防淫泆之戶。皆所以謹內外之辨也。**日**大陽之精。生于東。故麗于此。**月**生于西。故麗于昴。日君象。月女后大臣象也。**心**天子之象。蓋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者人之主。故以為名也。**從官**巫豎之屬。主疾病禱祠之事。**積卒**衛士。即宮人所掌六寢之脩。掃除糞洒之事也。

**尾**主后妃御叙于王所。**神宮**解衣之內室。**傳說**后宮女巫。主克禋克嗣。以弗無子也。**箕**者主承糞穢。又為播揚五穀之器。字書女執帚為婦。周禮春枕皆掌于女奚。尾而受之以箕。可以知婦無外事矣。**木杵**主春而**糲**者穀皮也。東方主風。此星播揚。故主八風。傳所謂箕星好風是矣。舌哆。又主口舌。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東方者春產萬物者也。故太子謂之東宮。天子后妃之寢麗于此者。嗣續無窮之意。又主太子問安視膳以孝養其親也。**天江**者大江之精。發源岷山。**天淮**者淮河之精。發源桐柏。故注諸東南大海者也。江淮河泝為四瀆。天河見于昴宿下。泝水

絕流。故天文亦不見。并宿復有四瀆者。以天下所資以為養也。

東南水之委。魚鱉及龜。水族也。故附麗焉。鈞咸弗糾絨絃通枕音搖治米也哆昌者

反張也岷音民涕音濟

斗宗廟酌酒器也。爵人必于廟。故主薦賢良而受爵祿。斗為器量所以斟酌之也。掌于司尊彝。天弁天子之弁冠。掌于弁師。建天之都闕。正月之吉。和布瀆象于其上者也。天籥主國家秘書藏之金櫃石室。若大訓河圖大盟約。開籥見書之類。皆天府之所職也。此皆春官宗伯之事。故列象于丑寅之間也。

河鼓天子之路鼓。天桴所以擊鼓。亦主漏刻鼓鼗之事。左旗右旗天子之大常。皆天子巡行之所有事者也。天下之務莫重于耕

織。牛農夫人所耕之具。驪珠女所獻之工。離瑜女之服飾也。天

田九星。井田之象。敗瓜瓠瓜疆場有瓜瓠。乾則質堅。敗瓜者西

甜王生冬等瓜。時過則敗。故名。菜類之大者。故占菜之豐凶。狗

天鷄民間常畜。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也。羅堰主豬畜。九坎主溝

渠。天淵是其泉。亦所以灌溉也。十二國天下之諸侯也。此皆巡

守于天下之事。十二月朔巡守而一終矣。三垣皆天子在國之

事。非巡守則四海之大。不無壅閉之處。故舜五載一巡狩。周制

十有二歲。王乃時巡。後世此禮既廢。凡天子出巡之地。至等于

兵災。仰觀乾象。所謹在道路津梁。所嚴在旗鼓車御。所重在人

民溝洫。樹畜代天子民。天下其家也。不當若是耶。善乎漢章帝

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脩

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節省。但患不得脫粟瓢飲耳。可謂暗合天道者矣。**狗國**朝鮮獫狁之屬也。四夷雖人類而其性之異于禽獸者幾希。以其得天地之偏氣也。觀上天呈象若虛下之天壘城。主北狄。軫下之東**甌**青丘子主閩蠻。畢下九州珠口。為傳驛之官。皆在天之涯。聖人謹葑夷之辨。有以也夫。又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德之下衰。乃有戎狄之患。且內有卽衛兵衛。外有**梗河****招搖****長垣**。天象設險。深切著明。如此。何外患之敢干。明皇自我致戎。棄社稷而逃。遂為後世不死守之魁。彼愚儒反或足之悲夫。**險**音險

**桴**抱通鑿音厥夜戒鼓也。**場**音易

天之道。南為陽明。北為幽陰。人之事。嘉禮屬陽。凶器屬陰。故坐必南向。寢必東首。葬則于北方北首。皆天理合如此也。故北方玄武為**虛****危**。皆主死。器危禍等事。命主年壽。**祿**司官祿。**危**司驕汰。**非**司過失。謹慎則享祿壽。危非則罹凶夭也。**哭****泣**主倚廬哭泣之事。**敗****臼**主敗亡災咎。**臼**咎聲同通用也。**墳****墓**墓大夫所掌百族兆域。**虛****梁**冢人所掌。公墓之地。園陵寢廟也。**人**萬民之精也。正北方子位。于先天卦氣為復。貞下起元。天道之所開。人之事。雖生于寅。而實胎于子。故懸象于此。繼天而生也。周禮獻民數。而祭天之**司民**。蓋即此星。註疏以為軒轅角。非也。**天****錢**主錢帛。十星規圓。主九府循環流通。以權百貨之象。坤北陰方。故主利。

也。洪範八政。曰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冠賔師。天象八穀。瓜柳主

食。天市。軍市。天錢。主貨。鬼。主祭祀。營室。翼。軫。司空之事。七公司

徒之官。凡刑皆司寇。凡兵將帥師。調者。傳舍。主賓客。聖經與天

道相合類如此。天壘城。主丁零匈奴諸夷。正北方之地也。

室十月而農工已畢。此星昏而正中。故主營建宮室。定之方中。作

于楚宮。走矣。離宮。三雙。天子之別館也。百工之事。惟土木為太

土。司空。冬宮。主知水土。缺咎。掌度地居民。相景之職。土公。執役

之民也。蓋屋。主營建宮室。工師之事。土公吏。其屬也。杵。臼。冬月

治五穀之所有事也。(定)音訂景古影通

閣道。天子遊幸別宮之道。故從紫微宮。絕漢抵營室。附路。閣道。

便路。王良。造父。皆御官。王良前四星為天駟。舊以房星為天駟。

以其星于仲夏初昏。正當午位。而乾為馬。得午之氣也。策。王良

所執以御也。車府。天子五輅所藏。掌于中車。天廐。所以養馬。掌

于校人者也。天津。四瀆津梁。輦道。天子馳道。所以渡神通四方。

主巡行天下水陸之道也。奚仲。主軍征。大御之官也。至尊行幸。

道路舟車。猶加謹嚴。故天道詳焉。騰蛇。北方水虫也。

壘壁陣。天子四時之田。以講武事者。而於冬則備軍禮。以大閱。故

繫于此。羽林軍。鄉遂之兵。猶後世京軍也。北落門。即大司馬仲

冬。教大閱。所謂以旌為左右和門。以叙和出軍令貴。師克在

和也。鈇鉞者。軍中之所有事。八魁。主設機。穿張羅網。在周官為

獸人迹人羅氏等官也。雷電霹靂雲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乖和皆于此候之。王者之師如雷之動如電之明如霹靂之威如雲雨之澤其鼓舞羣動神武如之也。天網武帳也。與八魁義同。天海四海之精也。

壁天下圖書之秘府。自室至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所以禮賓講武遊觀之所皆不可缺而亦不可溺者也。有壁在焉所以崇文德。天象不既昭昭矣乎。

奎天子之武庫。軍南門軍門也。天大將軍大司馬之官。卒兵之職外小柱為庾士左右為旗也。古者兵農不分。六卿皆將後世兵益重而始專其職。大將軍即大司馬。壘壁陣今之圍營。參有左

述兵政

右前後中五軍命將出師之象。畢為邊兵騎陣將所以帥國不領于司馬者也。

巽主苑囿犧牲以給郊祀。周官之牧人左更藪澤之虞官。右更牧

地之牧師。天陵主山陵丘陵。虞人之所有事又盜賊所依死以所瘞也。故兵疫于此占之。積尸陵中之尸也。隱暗為吉。五兵者

五方之鎮風氣之所限隔水澤之所發源民物之所依歸者也。其神視四瀆為尊而不見于天者蓋山靜而無為水動物也。脩

舉則利博廢墜則害溥。故聖王經水之政為多猶鑿之治血而

不治骨也。宜星象之獨畧也。天淵豢豕之所。外屏所以蔽臭穢

天苑主養鳥獸。天園主毓草木。周官之囿人場人也。錢鎖主焚

芻剉橐以飼牛馬芻橐營聚芻之所皆委人之職萬物成于秋故于此爲備也

④天<sub>之</sub>儲藏五穀之府所以會計邦用者也天廩天子之御廩以給粢盛也天囷田中貯所納之穗也天倉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周官之倉人也天庾貯于民間小倉所謂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也時至于秋則黍稷重穆禾麻菽麥靡不畢登矣

六穆奇

⑤主刑獄天之道秋爲殺地之道西爲金皆所以裁物之過也人之事蠻夷狡夏寇賊姦宄者則正之小則加以刑大則加以兵故兵刑皆列象西方也又名旄頭主胡星以其高而蕭條之氣

昔五胡時專以此候禍福而三垣皆不應可以知華夷之辨矣兌爲口舌卷舌六星讒佞之臣天讒一星主讒佞者自古佞臣無世無之在人君近遠之何如耳天河一星濁河之精發源崑崙之象天船主舟楫船中積水一星所以候水災也

與雷同音讀作卯

⑥主邊兵禦侮之臣附耳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天尚主聖雲

物觀邊警也天街主南華北狄之道所以限隔華夷天關主邊防關塞亦皆日月之所行也五車軍器兵車所貯故以柱之出

入車內外知兵之出入礪石磨礪鋒刃天潢輿梁可通車輿者

咸池主陂澤池沼鳥獸鱗介之所萃川師所謂辨其利害者也

天節使臣所持以傳命。掌于掌節。九旂大將所持以發蹤者也。掌于司常。九州珠口主傳譯。象胥之屬也。

參中三星為中軍。正中一星。大將旁二星。參謀也。命名為參以此。二肩為左右將軍。二足為前後將軍。伐大將之柄。主大司馬九伐之灋。以正邦國者也。背行軍之藏府。坐旗天子大白旗。參旗大將之旂也。司恠主候災祥。軍中望氣司卜者也。玉井主水泉給厨用。軍井行軍之井。所以給師徒也。軍市行軍之市。野鷄精主知物價。察姦慝。賈師也。闕丘天子雙闕丘下一狼。主相侵盜賊也。弧天弓也。常屬矢。擬射于狼。天狗橫河中。皆所以備盜賊也。彗所以蔽。廁廁下一星。天采也。鬲子委反。又音資。鳥喙也。參清含反。

井主水衡。灋令中平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野分州。皆取象焉。鉞附于井。所以斷也。北河為北戒。曰胡門陰戶。自壺口北負微垣。東抵獫狁。朝鮮以為北紀。為陰國。主攻伐之政。南河為南戒。曰越門陽戶。自弘農函谷。絕江河達嶺。循漳東抵越雋。東臨以為南紀。為陽國。主禮樂之政。即地里南北絡之說。見天官書。六諸王宗臣藩屏王室。在周為魯衛之國。漢已後則為侯王也。五諸侯畿外諸侯也。此皆聖王所以建國而養民者也。天樽主盛饘粥。以給貧餒。水位主水衡。水府主隄防溝洫之事。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六府之中水居其先。主政之所至重也。故周禮川則有衡澤。則有虞溝洫。則有匠人。故凡麗于天者。

若四瀆咸池之類皆虞衡之所職水府羅堰九坎天淵之類匠

人之所職歟。犬人主壽考而哀孤窮。孫子主孝愛以侍夫人老

人所以占大人壽考者也。穢音穢雋字克反

鬼主祀事祖考之象中央積尸所以象神也。天廟天子之祖廟天

社勾龍之神。天稷后稷之神也。積水積新主水火之齊以給烹

飴燿位主變國火。供明水火。及烽燧司燿司烜也。禹叙六府曰

水。火。金。木。土。穀。天象燿位司火柳主木土司空土公土公土吏土司

土八穀主稼穡。于水猶詳而金獨畧。可以知天道重輕。主政緩

急矣。後天卦位西南坤方。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潤萬

物者莫潤乎水。故又曰井養而不窮也。井宿列于西南。致養之

義也。養莫大于敬老恤孤。祭祀者追養繼孝之事也。

柳主草木雷雨。時至于夏。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也。又為天之厨宰。

主享燕之事。陽氣極盛。故天子飲酎于是時也。酒祭祀燕享。酒

正之官。天記主知禽獸齒歲。牧人牧師等職也。外厨主烹宰。給

賓客。外饗豪人之職也。酎音紂

星為朱雀頸。文明之會。羽儀之所。蓋物盛則有文。故主衣裳文繡

也。

軒轅南大星。女后。左右為夫人。以次而北者。嬪御。自午而一陰生。

陰陽相遇。故此為后妃之宮庭。軒轅曰權。太微曰衡。主內政以

弼太微者也。內平主執灋平罪。天相主朝服之制。佐后禮事。然

天正會通  
十二  
月



內宰之職也

張主珍寶宗廟服用。掌次之官。翼天子之樂府也。樂陽氣之盛。故繫于此。天子所以大合樂于夏也。

軫主車騎任載軍之出入皆占之。長沙子主三軍壽命。軍門天子之軍門也。器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司空掌邦工。翼軫器府皆其所掌。故土司空係馬百工之事。當及溫和之候。故月令季春而百工咸理。孟冬而效工。翼軫所以麗于辰巳歟。工有大小不同。室下司空主工師匠氏土木大役。若此之司空。梓人與人之事而已。

東甌主穿骨南越諸夷。青丘子南蠻之國也。

天王會通終

### 學周禮灋題詞

夫子嘗示人以學詩之方矣。今之學詩者有能達于政而專對者哉。有可以興可以羣可以觀可以怨與能事父事君者哉。又有能不正牆面而立者哉。蓋夫子之所謂誦者非徒記其詞也。所謂學者非徒知其義也。亦爲之而已矣。世之學周禮者多矣。剽竊其詞以爲舉業一時之用。暇于深思其義。討論其義以成訓詁一家之言。何嘗有必爲之志。其與夫子之所謂學者異矣。安望其此禮之行乎。愚

非有以過夫人也但其志直欲爲之有所不得虛以待之  
此理自然呈露其與鑽研紙上強探力索者爲少異耳嗚  
呼聖凡識異爲已爲人道殊以不肖而述周公之作未知  
果能涉其藩籬與否也以後人而覽予所述安知遂能窺  
見其室家否乎雖然學之弗能弗措則思之弗得弗措豈  
直見愚之室家耶將希周公堂室矣學詩學禮何以異諸  
嘉靖辛酉春日王應電書

學周禮灋

周公設官分職皆出自天備見于天王會通冬官補義學禮者  
非與天爲體安得有聖人心句彼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  
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何足語此况于掇拾記憶以作文乎

或曰三百六十官皆周公心思所爲何其精密也是不然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必如此乃安不如此不得公之制作皆自廣大  
中流出物各付物正如天地之化冲漠無朕及其氣機鼓動大  
而日星之垂教河嶽之效靈皆至理所寓微而草木之一華一  
葉昆虫之一羽一毛靡不相對成文豈物物刻而雕之哉自有  
莫之爲而爲者周禮非致思所與亦若是而已矣

周禮六官之設曰天地春夏秋冬掌治教禮政刑事上下四方包括不漏以成天下之治正如天地四方之六合一方缺即不成合其分而治之如六卿六遂六軍小者如六牲正如六出之花一瓣脫即不成花至若王宮王朝都鄙邦國士庶子萬民萬物以及于祭祀賓客軍旅器荒每事重重提掇此却如束物之六匹一職不至即管攝有不周苟得此三義肯移易周禮乎周禮有必不可復者如后妃夫人與尸賓獻酬天子與邦君送迎獻酬及夫升降揖讓三千之儀在後世必不能行雖遂損之可也至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王后世子動遵式灋自天子而下有田國采地以處其子孫寓兵于農取士以賢選用宦寺府

史胥徒制馭諸侯四夷後世舍之無以為治此亦不可用耶其他官職有分合古今異制者不必變今之灋但當行古意于今制之中只如出納王命一事周制極其正大詳密今之通政給事翰林皆其職也但欲諸人各得其職君相以公天下之心行之何必泥于大僕內史宰夫等官又如制國用一事本屬之冢宰今之戶部即其職也但欲戶部等官務為萬民生財之道轉運之方君相一心大革冗費冗員冗食量入為出何必泥于司會大府等官治兵者主于能禦侮而不必拘于軍司馬與司馬司兵司弓矢治刑者期于無刑而不必拘于鄉士遂士掌囚掌戮要在於變而通之然後可與語行周禮也

詳見內宰司徒鄉

遂天官內史司會條下

行之二

之謬

古

世人疑周禮者率以行之者無效也夫後世篡奪者祖揖讓戰  
爭者本放伐豈堯舜湯武之過哉王奔動瀆先聖以文姦奚止  
于周禮安石徒得其糟粕以便其術中間良瀆美意皆罔然也  
以是而訾聖經不亦異哉或以奔者不禁王及后世子不會等  
語非周公所作不知此皆註家解釋之誤耳故林孝存謂為黷  
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今其書見存黷亂陰謀  
安在玩其文義有能作此者雖非周公即聖人矣

或曰烏鳶蠅蠹葛羽荼炭似于煩瑣夢卜盟詛禱祠似非正大  
使果周公所作則其學不幾于駁雜不純耶夫周監于二代此

等之事皆自古相傳周公因而品節之非必皆周公所創且公  
之道必及于萬物故凡宇內之昆虫草木咸在其治教政刑之  
中自有不得而遺者又古人離造化不遠猶知鬼神之情狀故  
其于鬼神之事為之必効今人為軀殼間隔天人道殊且失古  
人之瀆故于夢卜盟詛禱祠之事為之無徵直截者一切禁絕  
遂不信有此理孰知周公所以通于幽明之故哉 詳見天官文  
祝春官大卜秋官司盟冥氏條下

周禮言多而不

官多則民擾周禮六官所以經緯乎王畿四海者至詳且密當  
時之民恐不勝其擾也是不然此在于官之賢否何如耳故利  
民之官不可少害民之官不可有且周禮親民之官唯其鄉遂

實司農禮

四

東

都鄙之主而已其餘若司諫司救媒氏調人皆下其濫于其主而自行之又如布憲每歲首遣之但至于邦國蓋于吏爲詳密于民實闕畧他如匡人擇人掌交掌察則又因事而遣非有常員後世巡行國邑者不得其人各以其意見主張民事甚則有司科斂于民以附益之宜乎有十年九牧之喻也

三百六十屬公孤官不必備周公以冢宰兼大師召公以司空兼太保蘇公以司寇兼大史此原爲兼官者公兼卿老卿兼鄉大夫軍將皆命卿旅帥皆中大夫此原不別設官以至比長閭師等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也有不得不兼者掌馬者卽以爲馭士庶子等可以爲車右也至如擇人訓方因事而遣

夏采放相因事而設平日無此官事畢而罷故官雖多而無冗員之病

周公兼官之設使人之所能乘人之所餘事治而不妨功用人而不費祿善物而不費財周禮中此意爲多司門多隙地而祭祀之牛牲繫焉橐人多穀食之餘以參祭祀之犬甸師有餘力帥其徒以薪蒸圉師習于苫蓋之事則以克椹質翦闔車僕主萃蔽之事則以共大射之三乏至于遂師農事之不可緩者則移用其民縣正師役之不可後者則移其執事蓋亦莫非此意他如罪人之執役于園土亦嘗以無用妨有用盜賊之任器貨物則入于師兵亦不以有用爲無用周公之克勤小物類如此

舊註改字改聲  
之非

此官事不攝夫子所以譏管氏之不儉也後世之冗費冗員冗  
會畧不知節而唯餽民之膏血以償之亦當念及此哉

註疏于周禮字有不通者不獨改其聲且改其文全無意義至  
有的然差譌者却不能正愚取其所改不過百之一二而已

凡諸經各有義例其字面亦有不同初開卷茫然無識惟終卷  
後反覆再觀其義始見愚得一瀆以經解經而已故凡初讀時

不明處率十之三四次以漸融釋末後尚有疑者不過十之一

二遂置不復思記之寓目處使留于心久之此理自然呈露蓋

心即天地聖人之心但爲形骸間隔遂蔽覆昏塞惟虛靜無我

則自開露此天聰明也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飲

之使自趨之管敬仲云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皆得此意矣

賈氏正義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收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

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漢

興高堂生傳十七篇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

五傳弟子所謂十七篇即儀禮也若夫周禮其出特後者馬融

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說其說與周官相反始皇

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故焚燒之猶恐是以隱藏百年孝惠

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時有季氏上周官五篇復入于秘府

五家之儒莫得見焉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

于錄畧然也冬官一篇以工記足之時衆儒出共排以爲

周禮廢興傳受

非是唯歆年尚幼務在廣覽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且在于  
此柰遭天下兵革迭起疾疫饑荒弟子死盡彼有里人何南綏  
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賈徽  
及子達大中大夫鄭興及子大司農衆往傳其業又以經書傳  
記轉相證明爲解其時議卽衛次仲待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  
季良亦皆作周禮解詁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二鄭明理於典  
籍辨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微正讀鄭玄字康成作周禮註多  
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以讚而亡之焉然則周禮起于劉  
歆而成于鄭玄然林秀存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八  
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

故能答林碩之難作爲訓注使其義得條通焉其後唐大學博  
士賈公彥又撰周禮疏五十卷是爲注疏云 輿粗通  
文中子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  
一而經制大備使後之爲政有所持循

唐太宗問三代損益何者爲當魏徵對曰孔子曰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周公所裁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擇  
前代憲章發明王道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帝大說翌日又召  
徵入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篇首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  
不井田不封建不肉荆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唐太宗魏徵周  
禮問對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灋度愚  
案淳公之學識其大者可謂盡得周禮之本矣然詳攷周禮之  
治莫重于教六官教世子故周官灋度正所以爲關雉麟趾灋  
度無大于此也大抵周之治必自卑近始必于其所難者而致  
詳故后夫人嬪婦女御之教王世子貴遊子之教以至教其宦  
寺教其胥徒教百姓女工初若可畧而實則甚切要爲之甚難  
而其成功則甚易簡此其所以異于後世之治也

橫渠張先生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  
得也愚謂周公之心與天地同體以天下爲家又以多才多藝  
一事一物皆此心散見及其制作成後莫不與此心湊合六官  
皆然學者須先得此心有不通處致曲可也

橫渠又曰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  
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  
官便易看止一職也愚謂大宰之職若典灋則而下凡十條皆  
總陳治天下之道其餘有春王正月之事有歲終之事有每日  
之事又有隨時所遇大事具有成灋按職行之要之亦一官之  
事後世此書遂無傳者特以周公于天下事混成在心其作爲  
成書皆自大本中寫出故官雖六而治則一職雖殊而意則通  
後人無此曾襟各自一職上推求祇見其雜亂紛糾而已學者



須于三百六十屬融會而通之運旋得轉乃可以觀此書也  
文公先生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自從廣大  
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  
文公又嘗以爲未成之書者然愚觀正歲建牧立監九伐之灋  
巡狩殷國等禮皆防維封建之意豈有後世牧伯專恣之禍又  
如建其長立其兩與夫都則都士都宗人都司馬等官皆置于  
都鄙之後豈有世卿之禍如制貢治兵春秋此灋猶存至于六  
官職掌皆與書同蓋周公攝政時制禮作樂者即此也烏得謂  
之未成哉但自成康既沒之後綱紀日漸頽廢無大有爲之君  
以舉之遂不可復反若當時未嘗行者文公或未詳覽恐亦記

者之誤也

陳同父曰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  
於此矣世儒以爲治至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復繼周之後  
必爲秦夫子蓋逆知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  
矣自伏羲神農黃帝已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灋凡以爲人  
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于周公而集有聖之大成  
文理密察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  
備則足以通天下之理而周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蓋  
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奚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  
相維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罌罍然

立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獨何所畏而不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盡叛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底于亡也當時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未始窮也

黃度氏周禮說序曰周之道固莫聚于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于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庶教灋齊備義利均等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柰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疊疊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經緯也滌洗劉歆蘇綽王安后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啓後世之公

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姑存也

馬端臨氏曰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恠者有如閭閻卜祝各設命官蓋服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于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古今異宜蓋三代之昔寰宇悉以封建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孫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鄉州縣遂歲皆讀

澆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卒旅師軍四時大  
田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其事雖似煩擾而  
不見其爲澆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脉絡常相屬  
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  
民則自不容不視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澆  
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爲郡縣國家之澆制率以簡易爲便  
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爲經國庇民之遠猷所  
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  
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  
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澆立而  
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瀆亂  
矣則知周禮所載凡澆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  
而不可行之于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語通經學古  
之說也

治地事宜題詞

愚嘗攷自古井田之說而為之溝洫丘邑封疆等圖蓋欲知其大較不得不然耳山林川澤回曲萬狀不可拘一也地有肥瘠司徒言上地中地地下地參差不齊二也宅田士田賈田圭田餘夫田所受不盡田之數三也地形偏斜不  
等不及百畝者甚多四也山林川澤固在除去之外一易再易者一夫耕二夫三夫之地圭田則以一井中公田而為二餘夫則以一夫之田而為四士田賈田等各隨分量

教之

子人

不必

視為

都

之

味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授之如餘夫瀆若其地形偏斜不足者則會筭以足百畝之數蓋無窒礙不可行亦何嘗取正方如紙上所畫哉孟子曰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斯言得之矣但其瀆始于黃帝暨于大禹伯益后稷皆以神明之德相與參畫輔相始克成功又歷殷周數聖人而後大備今廢棄殆盡若欲急遽起事竊古人之糟粕而行之必大致紛紜徒敗壞天下使後人指爲口實而已聞之劉中丞隅穆翰林孔暉開地于北直隸河南稍獲其利今南方土瘠

稠之處往二散而之四方耕種工作以謀生每負冒藉越境之罪苟有志興復宜進天下之賢擇其策之可用者授以荒頓之地隸以客徙之民或免罪賜爵以勸之室廬牛種以安之如鼂錯徙民之瀆任其經畧開墾無拘以文瀆吏治數年之間優劣自見然後與其賢能者使之循行勞來用其良瀆美意推而廣之事有成效則人必樂從非虛言徒瀆之比矣因述事畧如左

吳人王應雷述

治地事宜

尺

凡度皆從人身起寸指節也尺臂長也尋伸臂而上也約以中人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倍丈爲引八尺曰尋倍尋爲常布帛尺十二寸者天數也周尺六寸四分洛陽測景臺之制猶存其度起黃鍾故短

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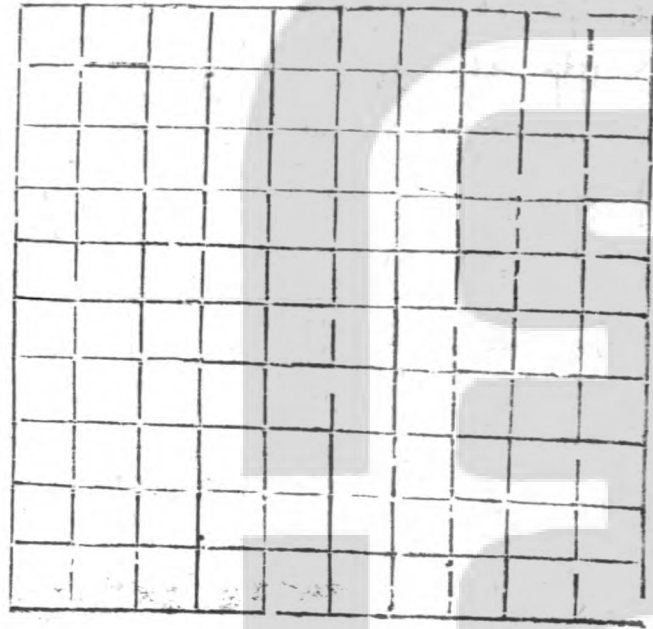
半步曰武一足所履二武曰步兩足所張六尺爲步此人身自然之度量田用之自古及今未之有改王制云古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

畝三十步東田謂山東之國以關中在酉而言也此不過周末  
 權度不審故有此繆夫步生于足謂步有不同足亦不同乎  
 鄧展曰古者有步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  
 得今五頃

趙氏曰古以有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之  
 四十一畝也

桑弘羊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先帝哀  
 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  
 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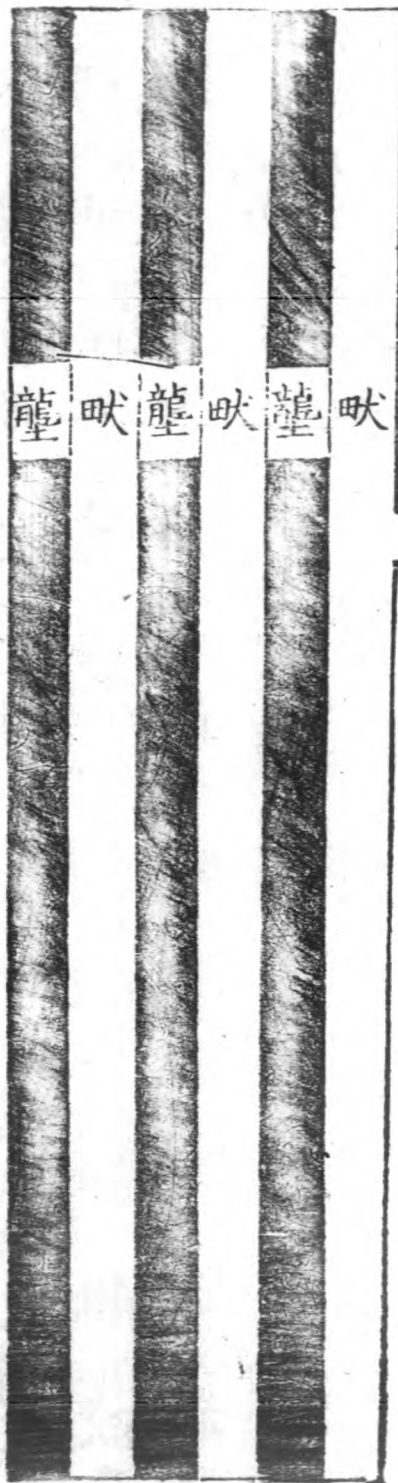
圖畝為百步



司馬遷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  
 自縱橫六尺是謂之步此圖縱橫  
 各十步積為百步是謂一畝

畝三畝一

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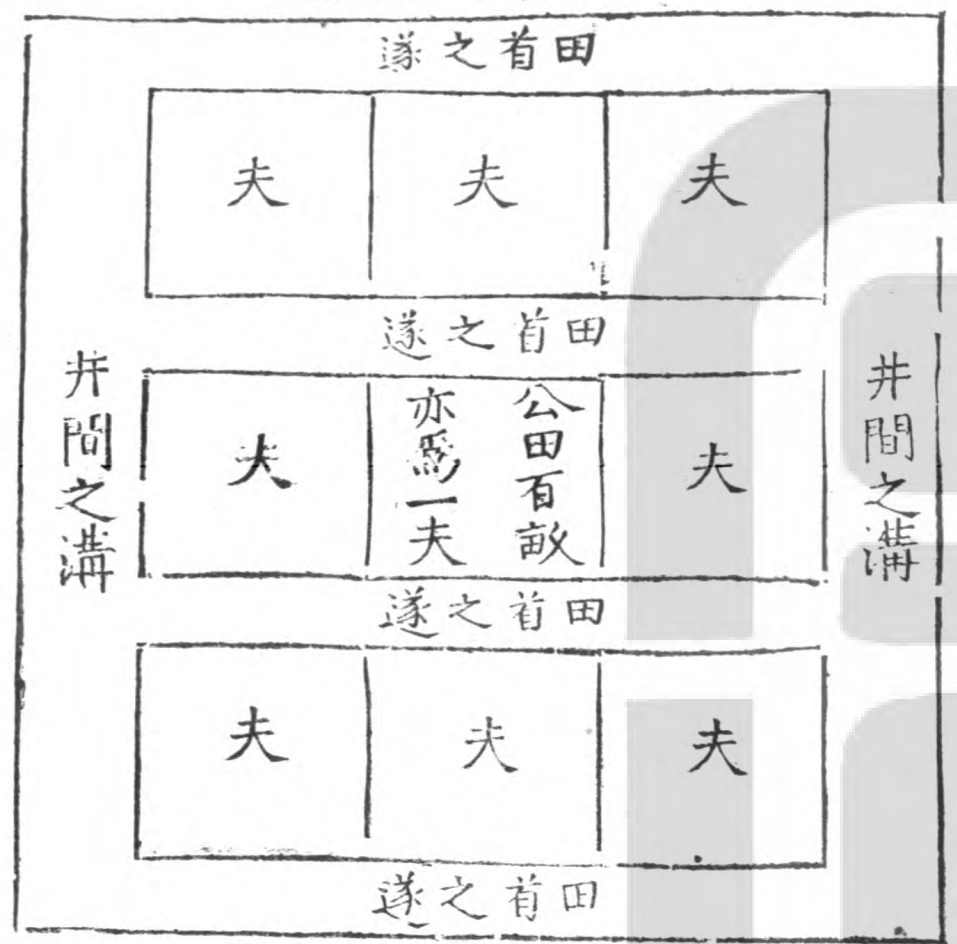


長百步

攷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  
 班固曰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而  
 播種于畎中苗生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比壟盡畎平  
 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能音柰慰通

二耜為偶兩人於耕也深者為畎畎上高土為伐伐發也兩人所發  
 之土廣尺則伐下之土為深尺矣一步三畎立苗方二尺此灋井收  
 皆然鄭氏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賈氏曰耒頭金廣五寸  
 按畎壟之灋見于趙過蓋凡陸穀初種時必迫于地面則天地氣相  
 接而易滋至其壯長漸噴其土以益之其治地可謂盡善矣若治水  
 田莫善于吳越畎壟之制與此不同大凡地剝廣狹各有所宜所謂  
 廣深尺者亦不可拘當隨種之所宜參酌鄉俗教民為之可也象山  
 先生述其家治田之灋用長大鑿頭耨深至二尺許廣一尺半植一  
 禾大旱時以田肉深獨得不旱每穗數至二百粒他處不及百粒計  
 所收數倍深耨易耨之効如此不可不學也

井田助灋遂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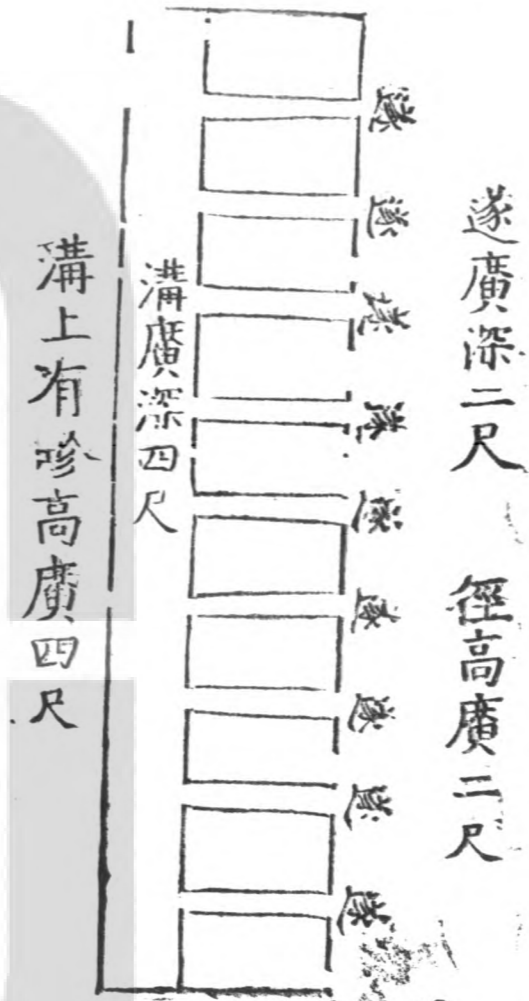
詩公劉徹田為糧大田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

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為公  
 田八家皆私田百畝同養公田公事  
 畢然後敢治私事

方一里之中其田九百畝界為井  
 字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田百畝借  
 其力以助耕公田故謂之助八家  
 共耕為通力各私田百畝為均平  
 故謂之徹徹者通也均也通力合  
 作則可計畝均收則不可蓋各入  
 其田之所收故謂之私田若日均  
 收則公田外為民田不必分井字  
 不稱為私田矣



牧田貢澆遂溝



孟子國中十一使自賦又  
 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  
 常

千畝之田中爲遂九十  
 夫各受田百畝九遂共  
 入于溝以其無公田每  
 夫各自供其十一之賦  
 故謂之貢

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春秋傳井衍沃牧隰皋

寬平之地爲井窄狹之田與夫高下不齊者但可爲牧多則十  
 夫少則雖不足一夫皆可補而授之

司馬澆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步百爲畝謂闊一步長百步畝百爲夫謂長闊皆百步也

匠人廣尺深尺爲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夫間有遂廣深二尺遂上有徑高廣亦二尺可以通人行十夫  
 有溝廣深四尺溝上有畛高廣亦四尺可以通牛馬

舊說以遂人有十夫字因以爲鄉遂用貢澮之溝洫匠人有九夫字因以爲都鄙用助澮之溝洫愚謂凡耕者皆爲橫畝以入于遂一步爲三畝立苗方二尺此樹植之澮井牧皆然也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大抵田首之水入于溝亦井牧所同也但井限于九夫牧則十夫此微不同然所謂九夫者乃九夫之地非九家也且每井有餘夫等受田一井實不止九夫故舉成數言豈可因此而遂分鄉遂都鄙有二澮乎

公田二十畝爲廬舍

春秋穀梁傳曰古者方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公田爲居井窳葱韭取焉

班固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於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則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何休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廬各在田中而里聚居季氏云公田爲廬舍之說起于穀梁諸儒遂以在邑在野各分

二畝半以合孟子五畝之說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存八十畝則制祿之時又當割別井之田以足百畝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便蓋一夫一婦食力之小人也就田斯可以治農業而死徙無出鄉又同井者之所安也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住近國中猶以搬運爲煩不欲輕動而况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先王之立此灋果何義邪且孟子言五畝之宅未嘗以爲廬舍也信南山詩中田有廬者八家各于田中小苫茅舍以爲息勞守畝之所耳蓋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也然亦取於便農功邇饁餉去田豈宜遠哉其所

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随便宜合爲一邑置堡設城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丁男之有妻者爲室室亦家也所主在於同井無出鄉而已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以寓農民哉故農民之宅與國中之廛不同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而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族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而農人入居焉則徙業無常非所以爲安矣故管子作內政有曰四民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聖王處士就間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化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二之

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農則野處而不暱章  
昭所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此古灋之僅  
存者也諸儒但見後世四民混而爲一遂謂人皆有兩宅焉此  
但可以富室踰侈者言耳豈所以語土著之農夫哉

應電按穀梁先秦人其言有自班固何休趙岐宗之似于有徵但  
公田去二十畝爲廬舍止八十畝誠于制祿有妨而冬邑春郊出  
入煩擾亦非人情所樂此季氏獨見之言辨析甚善然觀周禮上  
地田萊一百五十畝其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田  
萊二百畝其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田萊三百畝其  
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乃知畫爲井田此定灋也而

田有上中下則居民之八家不可得而拘中爲公田者此定灋也  
而田亦有上中下則百畝之入亦不可得而拘故使田極肥厚而  
土窄無萊田則一井止于八家此即匠人孟子司馬灋之常制也  
田瘠薄而人稀則一井三家而不足此即後世儘民開墾之灋也  
都邑相近則民不野宿而公田之百畝無缺此季氏所疑之言也  
都邑相遠則民當野宿而公田之百畝不足此穀梁諸儒之所言  
也蓋公田已足則百畝爲實而用以制祿公田不足則百畝爲虛  
而當有以益之此猶後世之叙祿者云食封若干而其數多食實  
封若干而其數少如此則周禮孟子班氏季氏其言皆無窒礙矣  
况公田皆藉民力所收自倍于私田雖八十畝亦足以當百畝也

十一說

凡十一之制有十之內取其一者貢廩是也有十之外取其一者公田二十畝為廬舍民所耕田共一百一十畝是也有九分而取其一者公田無廬舍官皆取之九百畝中取一百畝是也大約不出十之上下故總謂之十一

餘夫疆與受圖四

一世

父 母

天妻

弟婦

弟

子 子 子 子

二世

父 母

夫妻

弟婦

弟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一夫上父母下妻子旁有兄弟為家受百畝之田上地萊五十畝中地萊百畝下地萊二百畝故自七人至五人可任者三人至二人皆會于百畝之內七人至五人外又有第六尺已上可任男子征役之事乃受餘夫田二十五畝如有數弟則各受田二十五畝以養其妻子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畝弟雖生子猶同居故兄弟之子為猶子其相謂為同堂兄弟也

夫與弟各生孫則夫與弟又為父夫與弟之家子為夫次子為餘夫孫為子各成一家夫之冢子受原田諸弟冢子各受百畝之田遂人所謂夫一廩餘夫亦如之也世次相降其廩皆然

餘夫疆與受田說

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蓋必三親具而後成家也周禮大司徒任民之灋上自七人下至五人而後謂之家蓋必聯于兄弟也故上地足以供七人中地足以供六人下地足以供五人此外別有第六尺已上可任男子之事百畝不足以供別受餘夫田二十五畝當今之十餘畝雖有室有子皆食其內亦無不瞻若其長子孫二十五畝不足以供然後如夫之授以廩田萊蓋自正夫言必人浮于所食田之數方加以餘夫田自餘夫言必人足以當所食田之數方授以足田也觀先王之灋父子兄弟永無分居之理骨肉之親有天倫之樂無離索之憂一善也諸弟

各有餘夫田寬裕自生禮讓而無迫促畔怨之患二善也有孫則別居受田既以休老又使夫人各私其親以盡人子之情三善也長子世守田里廬舍支子以次宗之默寓宗灋四善也或疑朱子云壯而有室然後受百畝之田與此不同何也夫壯而有室上無父母下無子孫即可謂之單丁也安得與八九人之家同受田此本賈氏疏云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二十五畝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一歲之間因有妻而遂加田七十五畝寧不至于荒蕪耶故餘夫非丁衆廩不足以容田不足于食不可授以百畝也以此言之凡有單丁一夫一婦者亦止可受餘夫田不當受百畝田經載未盡耳苟凡壯而有室即受廩別居受田別耕年少地

廣零丁孤苦普天之人並無父子兄弟之樂王政乃所以厲民矣  
 或又云土田有限凡創業之時土荒民散則受田之灋為可行也  
 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其灋將不可通耶是不然天地之化形氣逼  
 塞于穹壤間有是土田而後足以生是人有是人必有以足其食  
 自一方言則有寬狹自大塊言有民稠之地必有土曠之處唯患  
 上之人不為之裁制耳是故狹鄉則徙于寬鄉民不病地寡而無  
 爭地空地則募民徙實地不病人稀而無曠土此周之先公所以  
 世有遷都之舉也豈若後世不為制民之產而有有餘不足之處  
 况乘除者理勢之自然得氣有厚薄則子孫有多寡數世蕃衍則  
 後多無嗣孰謂天下之地不足以養天下之人哉

三等夫受田

地上	田百畝	菜十五畝	地中	田有畝	菜百畝	地下	田有畝	菜百畝
							一歲曰菑	二歲曰畲
							三歲曰新田	

授萊田灋

凡上地萊田有在一處者則右圖是也有美田不可為萊者則當  
 別授之萊田更在他處也凡耕萊田有以百畝而二易一歲曰菑  
 二歲曰畲三歲曰新田是也有萊在別處則當雜植以助正田  
 凡公田之入亦當以上中下三等之田計之故有三井而當一者  
 有二井而當一者有一井而當一者夏官量人云凡班賞地三之  
 一會賞地多閒田故率三井而當一井此可以為証

井田夫家總論

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田百畝然周初時闢土分田不盡然者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三等之地經中四見皆然分土任民侯國與王國鄉遂公邑與采地然不容有異夫不易者膏腴上地而必益以萊五十畝者常使地

力有餘不至耗竭草萊封淤田益肥美家有餘利自生禮讓生齒日蕃有田可耕也三分而食其二故曰食者三之二每一夫田百畝萊五十畝所占夫半之地是一井中實止六夫而不足矣一易者肥瘠平之中地休二歲而種其穫與上地等益以萊百畝二分而食其一故曰食者半每一夫田二百畝所占二夫之地是一片中實止四夫也再易者瘠薄下地休二歲而種其穫與上地等益以萊二百畝三分而食其二故曰食者三之一每一夫田三百畝所占三夫之地是一井中實三夫而不足也井田之界限有定而夫之分受不齊如此夫有休代之濃則田之所收固無不均但不易則用人工少易則費人工多故上地之入食七人而可任者家



三人中地之入倉六人而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之入倉五人而可任者家二人正夫足其所食人之數而又有可任者即受餘夫田餘夫而滿其七人六人五人之數者別受正夫田大約以上中下三等之地總而計之每一井田通融而論止于四家可用之民十人而已若舊泥于一夫百畝然田有高下口有多寡似均而實不均也唯其以上中下三等之田授之有一百五十畝二百畝三百畝多寡之三等上中下三等農夫可任之民亦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多寡之三等然後爲均平以此知古人云八家同井蓋治久齒繁井田大治之肯且初闢地之肯不可爲也欲知井田夫家之數當攷于周禮可也

程張井地語錄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灋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灋終不定地有坳坳處不啻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汗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

有議論則方有益也又謂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已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些怨怒方可行  
二程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儘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朱子開阡陌辯

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與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澮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言百也遂澮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澮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其外其與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澮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縱而命之然遂廣一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

侵爭時蓄泄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兼併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于此盡矣又曰所謂開者乃破壞刻削之意而非開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

季氏正大餘夫田圖說

上農夫	全耕百畝
-----	------

中農夫	耕七十五畝	餘夫耕	二十五畝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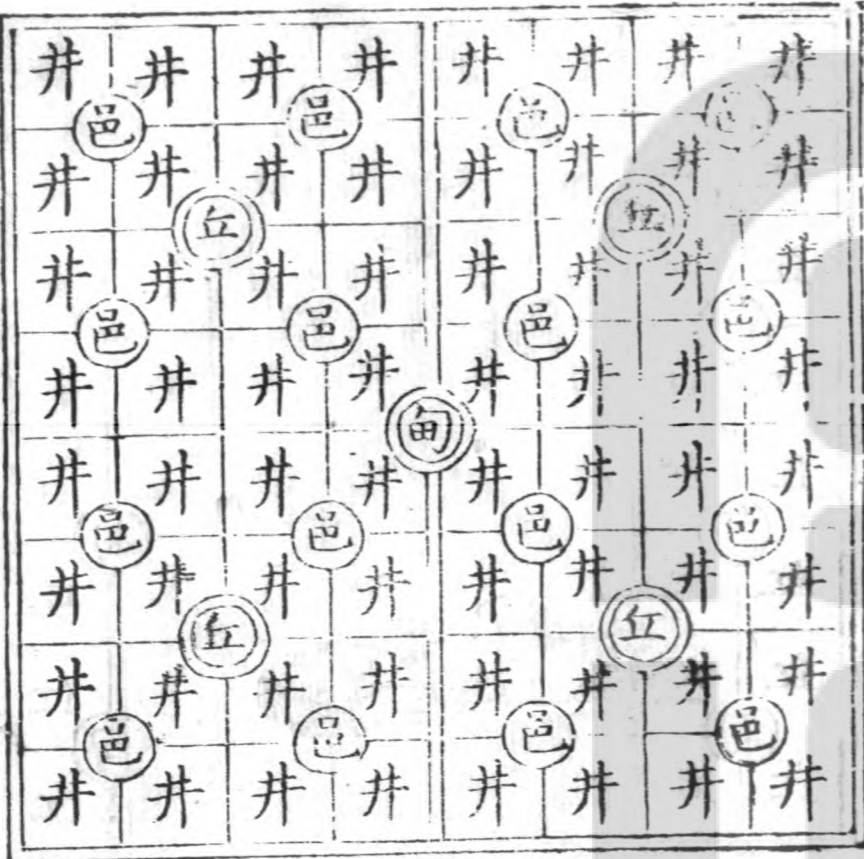
下農夫	耕五十畝	餘夫	餘夫
-----	------	----	----

季氏云孟子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一夫百畝非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蓋九夫為井之夫謂百畝之田為一夫之地也一人之力止可以耕二十五畝則百畝者四人之力所耕也上中下農夫皆正夫自公田八分之一外上農夫自受私田百畝中農夫受七十五畝餘二十五畝授餘夫下農夫受五十畝餘五十畝更授一下農夫或

授二餘夫理皆可通上食九人八人中食七人六人下食五人計其所食之口而耕田之所獲適足以供之也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則人有衆寡而祿宜有差故計農夫所食之數以明之豈謂不論人力多寡皆耕百畝聽其爲惰農而漫無勸督均齊之灋哉季氏又云農家受田其實每人止可耕二十五畝但自受田之長而言則曰匹夫而總謂之一夫百畝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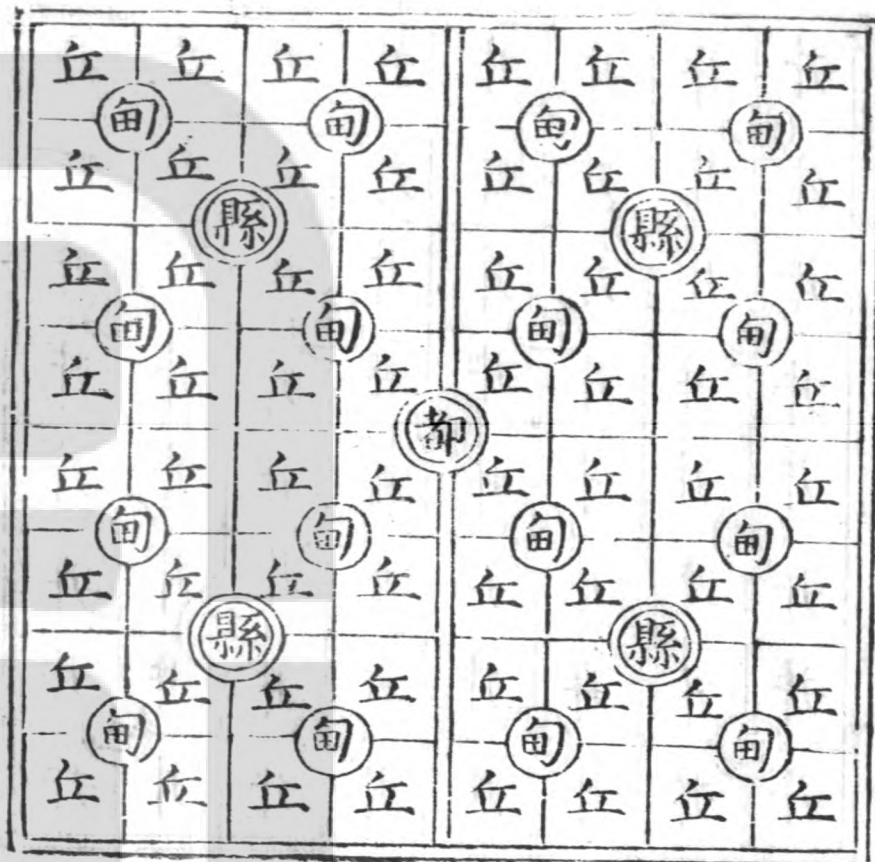
按孟子之意當如朱子註同授田而以糞力爲上下苟以授田有此三等則上次中次說不去矣且經中明言七人六人五人三等則不及人數者不受足田在其中矣以其足以明餘天受田之灋故存之

井邑丘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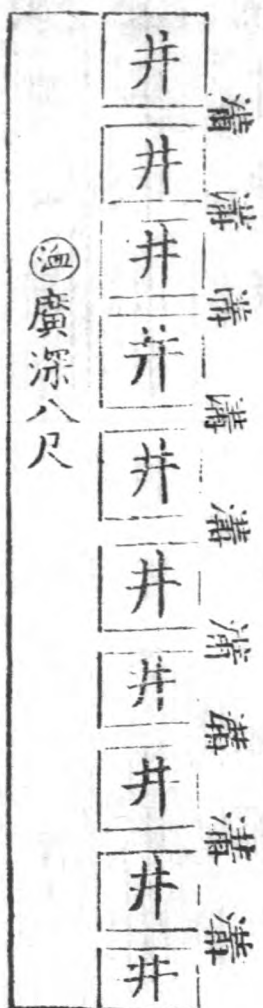
小司徒云九夫爲井以步百爲畝百爲夫計之故曰九夫地有上中下大約一夫耕二夫之地每井實則四家四井爲邑十六家論語曰十室之邑是也四邑爲丘十六井六十四家丘之爲言聚也舜所居二年成聚是也司馬灋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畢賦之灋期于甸而魯成公作丘甲春秋所以識其重賦也四丘爲甸六十四井二百五十六家司馬灋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五人又重車一乘將之者二十五人二車共百人甸之爲言用以佃獸之名也一甸出車一乘可以軍旅田役故名

丘甸縣都圖



四甸為縣二百五十六井  
 一千二十四家出兵車四  
 乘四縣為都一千二十四  
 井四千九十六家出兵車  
 十六乘  
 都字以諸省從邑言諸邑  
 之所會也  
 凡丘甸縣都皆據井邑居  
 民而立名所謂以室數制  
 之其出事當從零就整非  
 可以道里計也二圖正方  
 姑發明其名數而已

井十為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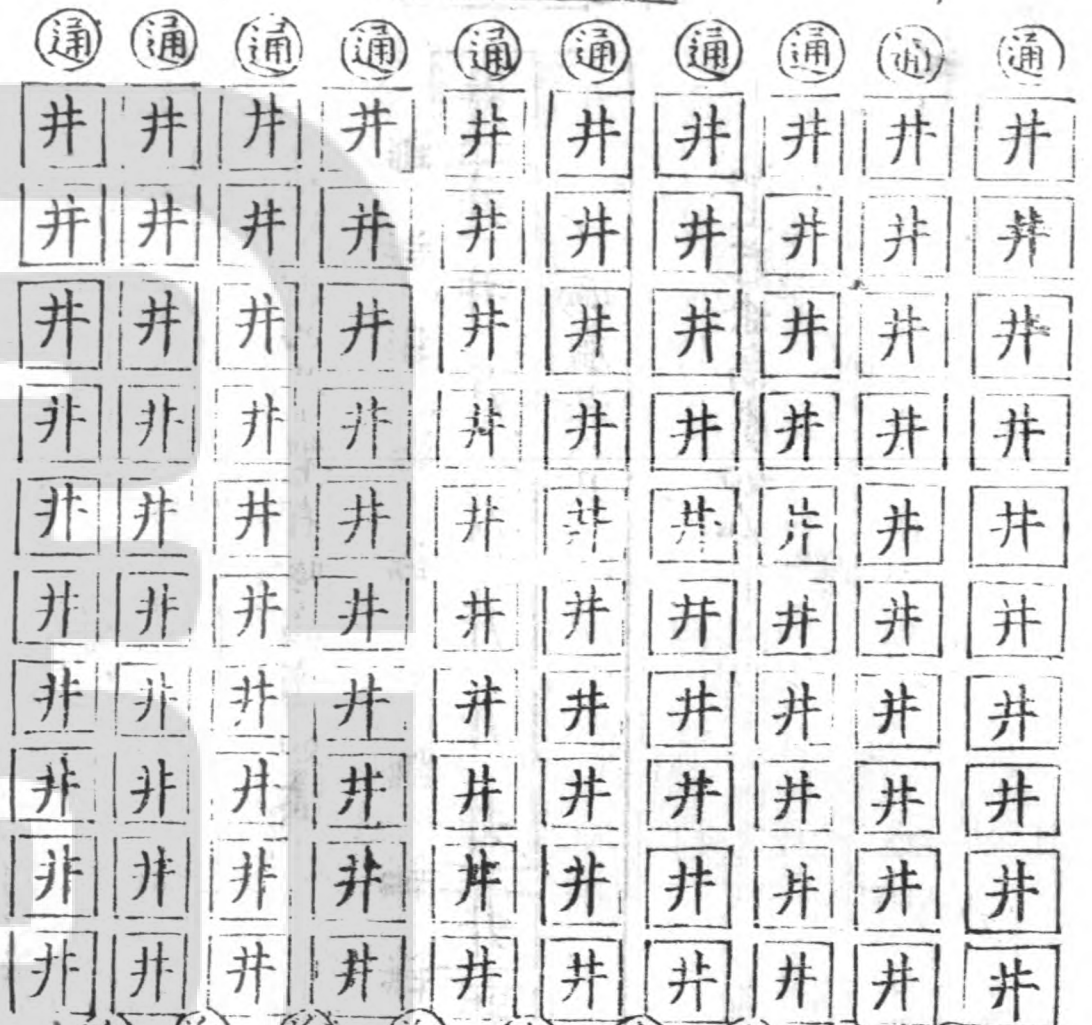


井廣深四尺溝上有畛高廣如溝

池上有塗高廣如池

遂人百夫有洫洫上有塗  
 司馬灋井十為通通為匹  
 馬士一人徒二人一溝受  
 十夫一井之遂十溝入一  
 洫則為十井而百夫八人故  
 曰百夫有洫井十為通言  
 百夫通力而治一洫又十  
 井通力以興勸也  
 塗之高廣如池容乘車一  
 軌塗之盡處有輿梁  
 牧之夫數十故有百千萬  
 夫井之田數限于九人數  
 限于八此紀夫茲以十者  
 凡餘夫單丁及士工賈之  
 受田不過二十餘畝其實  
 每井必有十餘夫故舉其  
 成數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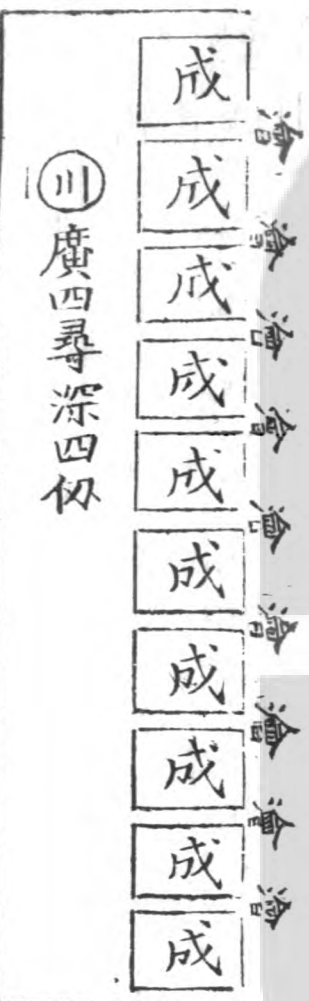
成爲十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遂人十夫有澮澮上有道  
 司馬澮通十爲成成百井革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  
 尺深八尺謂之澮  
 一澮受十井百夫之水十澮  
 共入一澮則爲百井而千夫  
 矣故曰千夫有澮通十爲成  
 言十澮方百井井田之澮于  
 是而成也  
 一成百井千夫除山川等三  
 分之一微佛甸之六十四井  
 以上中下三等計之一夫耕  
 二夫之地每井止四家爲戶  
 二百五十六約五戶而出二  
 卒故爲士十人革車一乘  
 道之高廣如澮容乘車三軌

終爲十成



川廣四尋深四仞

川上有路高廣如川

遂人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  
 畿  
 司馬澮成十爲終終千井革車十  
 乘士百人徒二百人  
 千夫爲澮十澮共入一川則爲千  
 井而萬夫矣故曰萬夫有川成十  
 爲終言十成之水共歸于一川因  
 山川之勢而加以人功疏導水有  
 所終故以取義也自川則可以達  
 于四瀆矣  
 詩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  
 耕千千惟耦終直二十五里曰三  
 十里十千耦皆舉成數極言之  
 以地方言爲千井萬夫除山川道路  
 等三分之一爲二縣零二甸之地總爲  
 十甸共六百四十井出兵車十乘  
 路之高廣如川容乘車三軌

同馬十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司馬瀆終十為同同方百  
 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  
 千人終千井萬夫十終則  
 提封萬井十萬夫直二十  
 五里四面方一百里謂之  
 同者言雷震百里其聲相  
 同也  
 同間廣四尋深四仞為川  
 一同之中其川九其外為  
 大川以達于畿者也每一  
 日當一畝以地方計之雖  
 有萬井十萬家除山川道  
 路三分之一總為百甸之  
 地六千四百井每井止四  
 家為戶二萬六千四百約  
 五戶而出二卒故為士千  
 人二百五十餘戶而出一  
 車故為革車百乘

并田溝洫澮川用田數

一井之溝長九步溝上之畛各廣四尺共八尺計田十二畝

井十為通溝畛積一萬二千步計田一夫零二十畝 十井之洫長三

洫上之涂各廣八尺共二步計田八十畝

已上十井溝畛合洫涂共計田二百畝該二夫

通十為成百井洫涂十計田二千畝該二井零二夫 百井之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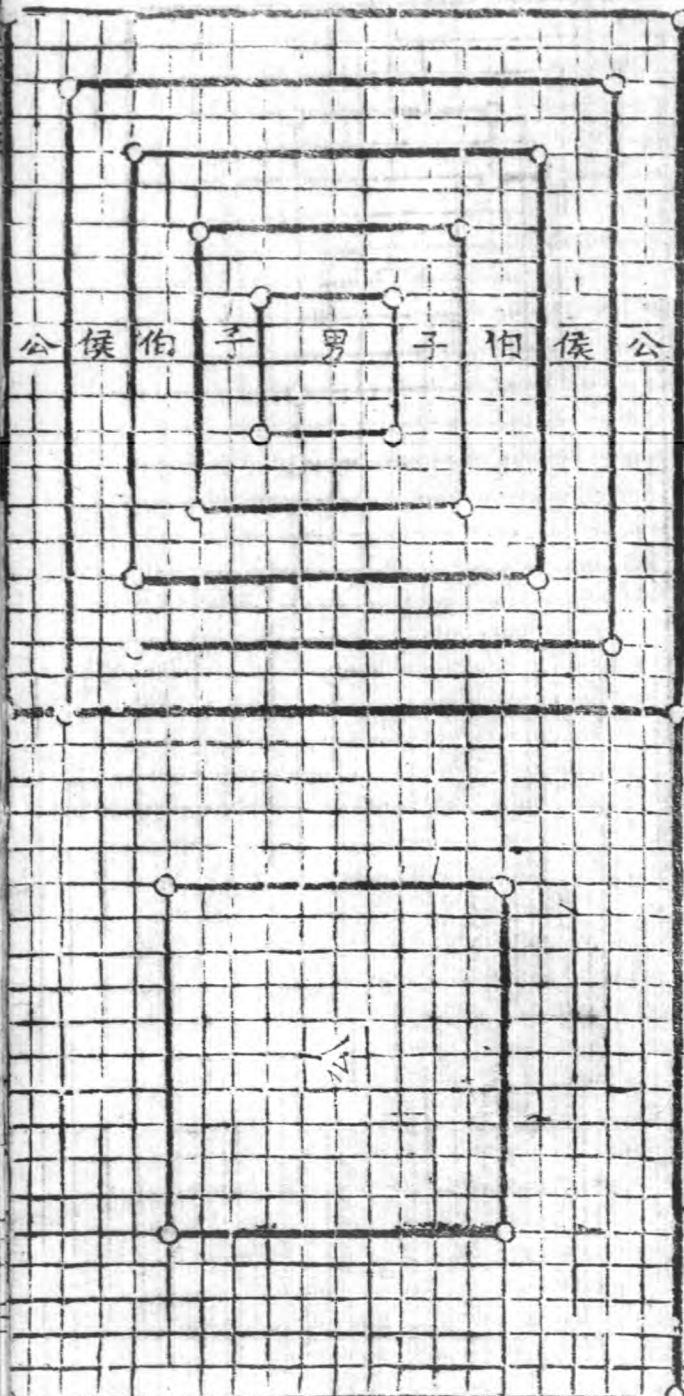
長一萬步澮上之道各廣二尋共五步計田一夫零六十畝

已上百井溝畛洫涂合澮道共計田二千一百六十畝該二井

三夫零六十畝

成十為終一千井澮道十計田二萬二千六百畝該二十四井

封為十同



禮之制則分土亦五而比次之相  
三今以五等封國之制比次之相  
觀夫小降殺如章服命數之相  
承自見其妙也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四  
面各五百里也此圖一十同直  
五百里四面五百里為田四石  
同是為上公之地其食者四之  
一中為實封田一百同出車一  
千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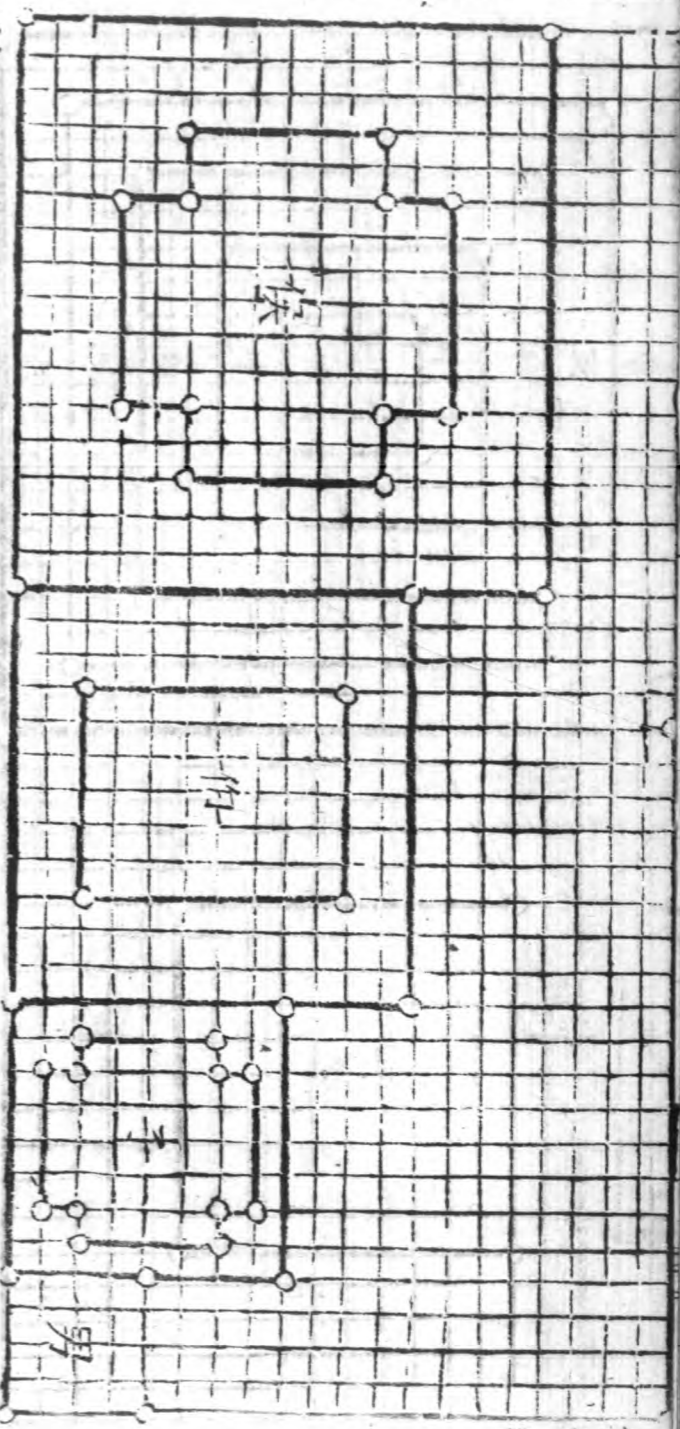
左傳：天子之地一圻  
列國一甸今諸公之地四石同  
無乃非古制乎據司馬遷同十  
為封謂自十同已上可以封諸  
侯非謂止于十同也若謂列國  
一國之時後皆為附庸之國宣  
萬國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數折  
大國分天下大半者秋亦一時  
大將國乎不故可以執一論也

可馬遷同十為  
封封十為畿侯  
封其等不封凡  
大國之封十乃  
為王畿此圖每  
一目當一圖直  
二十五里四面  
千里為田一千  
六百同是為天  
子畿內之地每  
可出車十乘共

千井之川長三萬步川上之路積各廣四尋共十步四尺計田三千二百  
畝該三井零五夫  
已上溝畛洫涂澮道合川路共計田三萬四千八百畝該二十  
七井零五夫  
終十為同一萬井川路十共計田二十四萬八千畝該二百七十  
五井零五夫  
已上每同溝洫澮川大約費田不及百分之三是百里費田三  
里千里費田三十里古今以費田為憂而秦人之所開要不過  
此柰何計此小利而坐失大利乎愚觀古澮治水以道里計出  
賦去三分之一則溝洫已在其中而入猶疑之因詳述如右



封十為畿圖



出車一萬六千  
乘徒一百六十  
萬人

八千乘  
之地其會者半為田八同出車  
有里四同為十六同是謂諸男  
諸男之地封疆方有里四同直  
百二十乘  
中為實封田三十二同出車三  
四同是謂諸子之地其會者半  
直二有里四同二有里為六十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八同  
十八同出車四百八十乘  
其會者三之一中為實封田四  
一百四十四同是謂諸伯之地  
同直三百里四同三百里為田  
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十二  
五同出車八百五十乘  
其會者二之一為實封田八十  
二百五十六同是謂諸侯之地  
同直四百有里四同四百有里為  
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有里十六

諸侯封地實封會祿攷

按書武成孟子王制所言畿封之制多有牴牾愚嘗以周禮為據  
而後得其說也凡封國有管轄之地有實封之地有所會之田周  
禮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  
方百里即詩之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馬遷所謂周封伯禽康叔  
于魯衛地四百里太公于齊兼五諸侯地正與周禮制合此管轄  
之地也其言會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此其實封之地今觀春秋  
齊魯等國封疆皆可驗也孟子所言君十卿祿者大國君田三萬  
二千畝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此一歲君  
所自會之祿也故以司馬遷同封之制合職方氏封國之濶而計

之天子千里之地爲田一千六百同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諸公地方五百里爲田四百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四之一實封田一百同出車一千乘徒十萬人故爲王畿十分之一若如王制徇以百里止得天子百之一而已侯之地四百里爲田二百五十六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三之一實封田八十五同出車八百五十乘徒八萬四千人伯之地三百里爲田一百四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三之一實封田四十八同出車四百八十乘徒四萬八千人子之國二百里爲田六十四同除附庸之國其食者半實封田三十二同出車三百二十乘徒三萬二千人男之地百里爲田十六同其食者半實封田八同出車八十乘故以千里

之地大約封公者四國其食者四之一封侯者六國封伯者十一國其食者三之一封子之國二十五封男之國百其食者半實所食之外皆爲附庸之國矣若如王制之說州方千里州達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即如方百里之國爲田十六同出車一百六十乘大國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將安取辦乎此其說誠不可通矣 畿內采地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大約公處于大都孤卿處于小都中大夫處于家邑夫天子畿

內之地不過千里苟三公之田視公不幾于半天子之疆乎是不  
然王畿之縣都不世量山川人民以爲都邑而使掌其治教賦稅  
非若諸侯之封國割其地以與之故天官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  
二曰主則以利得民而已所謂受地者但可言其所食與出封耳  
且孟子王制所述視地有不同者嘗觀春秋所書王臣三公稱公  
卿稱伯中大夫稱子下大夫稱字元士中士稱名下士稱人列國  
唯命卿以名登于冊大夫謂之微者稱人而已故周禮掌客云三  
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  
禮庶子一眡其大夫之禮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  
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故三公在朝則會大國君之祿出封

則爲上公之國六卿在朝則會次國君之祿出封則爲侯伯之國  
中大夫在朝則會小國君之祿出封則爲子男之國下大夫會大  
國孤之祿出封則爲附庸之國元士之爵眡諸侯之卿中士之爵  
眡諸侯之大夫下士之爵眡諸侯之上士而其祿則自下大夫而  
下然與諸侯之臣同何嘗如王制所云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耶  
蓋唯畿內不以封也故大而縣都小而公邑皆可以治如召公之  
循行南國畢公之允釐東郊銜命而往單車可代自無僭逼之嫌  
苟如孟子所言萬取千馬則非唯無是地而亦必至于篡弑之相  
尋矣苟如王制所封之地又何必設朝大夫都宗人都司馬都則  
都士等官而以八則馭之乎唯其祿視夫諸侯之所食是故公會

三百二十井三公爲田九百六十井孤卿會二百四十井三孤六  
卿爲田二千一百六十井中大夫會一百六十井周禮五官共中  
大夫三十一人合冬官不過四十人之數爲田六千四百井雖舉  
朝公卿中大夫之祿不過九千五百餘井尚不及一同公田故雖  
告老而猶食于家必有大故而後收其田里八柄所謂奪以馭其  
貧也及其身歿而子孫猶得世其祿蓋非世其公卿大夫之祿也  
記曰天下無生而貴者天子之元子士也是故無大夫冠禮而有  
其士禮蓋但世其士之祿耳故仕者之子孫賢則命之爵不賢則  
祿足以代耕圭田足以祭祀所謂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也故以  
畿外邦國言漸遠所尊者雖大如上公不過天子十分之一已執

夫居重馭輕之勢小如子男亦出兵車百餘乘而足以守宗廟之  
典籍以畿內縣都言密邇所尊者子弟雖賢而不世自足以待無  
窮之賢縣都雖大而不有自不虞夫僭逼之患至其後世王畿則  
子弟襲封侯國則大夫世爵而有孟子大家弑奪之說諸侯則併  
吞附庸大夫則分裂公室而有孔子陪臣執國命之譏與夫王章  
一掃而空而封建遂爲一大弊矣大抵孟子之說略王制之說拘  
惟一據夫周禮以圖攷之然後知其立廢之妙而可以盡見夫先  
王精意之全也或疑諸公方五百里其會者四之一爲一百二十  
五里諸侯方四百里其會者三之一爲一百三十三里則侯地反  
多于公乎是不然經文于封疆定其里數而其會則就其中爲之

等而未嘗定其里數蓋地大則中包廣而外之里數反少地小則有四邊而外之里數反多不可以里計也故公田四百同四之一為實封一百同侯田二百五十六同三之一則為實封八十五同此其多寡之數自有等級而不相混矣或以諸男實封八同出車八十乘小國一軍合有一百二十五乘此則一軍而不足何以立國乎蓋八十乘之車為三師而有余故或益之地以足一軍之數或止于三師亦可以應敵其制不可得而詳矣

丘甸通成出車合一

司馬灋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謂匹馬丘牛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四甸為縣兵車四乘四縣為都兵車十六乘此不計道里專以都鄙居民之數而出兵賦之灋所謂縣都者非甸稍縣都之云也彼縣即小都都即大都地方百里此則不及一同之地不過用以出賦之名耳此據周禮小司徒舊灋而述之也

又司馬灋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

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  
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  
士千人徒二千人 夫均之爲司馬灋也甸方六十四井出車一  
乘成爲百井亦出車一乘者甸以室數計之指其實數成以道里  
計之兼山川道涂等虛數也故一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  
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又以上中下二  
等之地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每井止四家一同共二萬五千家  
出車百乘若以一成百井計之除山川等三分之一定出賦六十  
四井正合甸之田數一夫耕三夫之地爲二百五十餘家出車  
乘亦與甸之車數相符今云一同萬井三萬家者此不過一直著

灋耳蓋不必除其虛地亦不必計上中下受地之差而俱以下地  
紀數畝百爲夫非實指一匹夫謂一夫之地也夫三爲屋者俱以  
下地爲筭三夫之地爲一屋卽爲一家故一通十井而爲三十家  
一成百井而爲三百家出車一乘歸于一同萬井爲三萬家出車  
百乘其數蓋無不同也

丘甸通成士徒合一

諸家之說以爲通成終同畿內采地灋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凡  
三十人土多而徒少井邑丘甸畿外邦國灋一乘士三人徒七十  
二人土少而徒多以爲內外之制孰知夫丘甸之灋必一乘百人  
者兵無奇正則死故有前拒左角右角以爲更休兵無輜重則亡

故有重車以爲根本兵無什長則亂故有士十人以相什伯凡有  
此車必有此人數此必然之灋通成終同之出車豈能外此故一  
通十井三十家內合有徒十人而云徒二人者五人爲伍伍皆有  
長以其長之寓于徒內故稱徒二人也士一人者每徒十則有一  
士率之也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合有徒百人云二十人者亦  
指其伍長故止二十人言士十人者兼隊正隊副百夫長甲士而  
言也然則百人之數何嘗與丘甸異豈有有是車而無是人之理  
遂謂畿內采地一乘三十人畿外邦國一乘百人不亦謬哉  
丘甸旁加一里之非

井邑丘甸縣都乃計民以出兵賦之灋不當以道里而論井通成  
終同乃計田以治水之灋故必以道里論故十夫有溝百夫有洫  
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夫皆在于田內有田即有溝洫有溝洫即有  
夫豈有中出稅而外治溝洫之理丘甸去山川而即其居民之實  
數故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一成包川澮而言故爲百井苟除三分  
之一亦與甸之六十四井同亦出車一乘豈謂一甸之地旁加一  
里而後與成合哉

井田車馬兵器

據司馬灋六十四井出兵車重車各一乘夫每井通計止于四家  
共爲二百五十六家大較六十家而出一馬二十家而出一牛五  
家而出二卒民不已病乎蓋重車民間常器牛民間常畜馬亦民

治世事官  
間之不可缺者每井雖止四家而可任者常有十人是六百四十  
人中取百人以為徒也唯兵車與兵器則一甸之中共出財備之  
耳然此但謂一甸之中有此車與徒耳非取之以為用也觀自古  
所稱天子諸侯之車數可以見之蓋每十分而簡稽其一故每同  
不過出車十乘卒千人凡封國之數皆以此為準

成周兵民之制

人動物也非役役于善即役于不善吉人為善勤勞而不知凶  
人為不善勤勞亦不知為之皆出于其中心以志帥氣故也民可  
使由之聖王之政不過率之以勤勞于善而已勤勞則淫僻無自  
生變故不能怵偷惰則善心無自生變故不能支故周禮設官居

家則有比閭族邨州鄉隣里鄴鄙縣遂以施教化在野則為井邑  
立甸縣鄙通成終同以相什伯大司馬所握之六軍內以役于王  
都更休而不竭外以制于四方調遣而有餘是故月朔孟月習之  
于俎豆禮樂使其優游于儀文度數之間而密消其粗悍暴厲之  
氣三時靡不力田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使無有無事而食之人歲  
時簡其兵器以為備四仲教之師田以為用而常時則率之以朝  
覲會同征伐追胥使之常閑于行役而不以為難安于勞苦而不  
以為病是故姦慝禍亂而不作荆罰兵革而不用也雖然龜錯有  
言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豈周之民終歲勤動而不  
得息者耶愚嘗合周制土田居民之數而得其說矣故以王畿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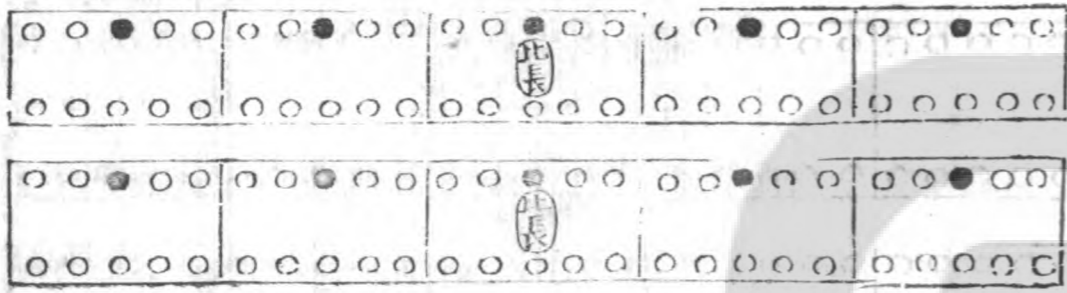


治地事官  
里居民之數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同除山澤邑居溝渠道路  
等三分之一爲六千四百井每井以上中下三等亦易一易再易  
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實止四家以可任者三人羣三人計之每  
井十人故每同二萬五千餘家可任者六萬四千人出車百乘徒  
萬人每五家而出二人可任者六人而用其一也是千里之地合  
有四千萬家爲車十六萬乘矣然自古稱天子曰萬乘則十六倍  
而用其一四十家用其一人而已又以鄉遂居民之數計之近郊  
遠郊四面各地方二百里爲田六十四同每同二萬五千家合有  
一百六十萬家矣及觀鄉遂序官之數比隣之長共三萬人所統  
止于十五萬家是一家而兼十家每一比長所統五十餘家矣夫

丘甸之灋兵皆設而不用比閭之灋戶皆有餘而不藉何也蓋有  
居民可任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田獵追胥每同可任者十萬餘人  
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每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  
苟盡簡閭之則民不勝其疲故如載師之灋自十一至于二十而  
三每五分而稽其一必十餘載而一周其比閭之灋則以一家而  
兼十家所以統轄乎民者必十年而一周推此二灋即如今之設  
里者計一而藏九休九而用一其灋不得不然也至以調遣言則  
行者有暑寒鋒鏑之苦居者有離索怨曠之思是豈可輕發而多  
用哉故大司馬所統不過六軍爲車七百五十乘爲徒七萬五千  
人于千里之內更番而調遣之其優裕而不迫均遍而不頗類如

此是故天子出必有六軍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徵發而不至于空  
虛行役而不以為勞苦居足以守而無虞出足以戰而無敵田足  
以耕而不乏食老幼廢疾有養而無失所此周制之所以為善也  
且夫車馬器械皆平日之簡稽委積芻薪隨道里而貯峙吉行五  
十里軍行三十里勞中而有逸將必知兵兵必順民行險而不危  
故易曰毒天下而民從之也後世之民其佚者歟則漫然無教驕  
奢淫慾不遺餘力遇有警急則束手無策延頸待斃其勞者歟則  
征伐四出戍役無節死也相繼至發閭左千里蕭條天下騷然其  
不至于敗亡也者幾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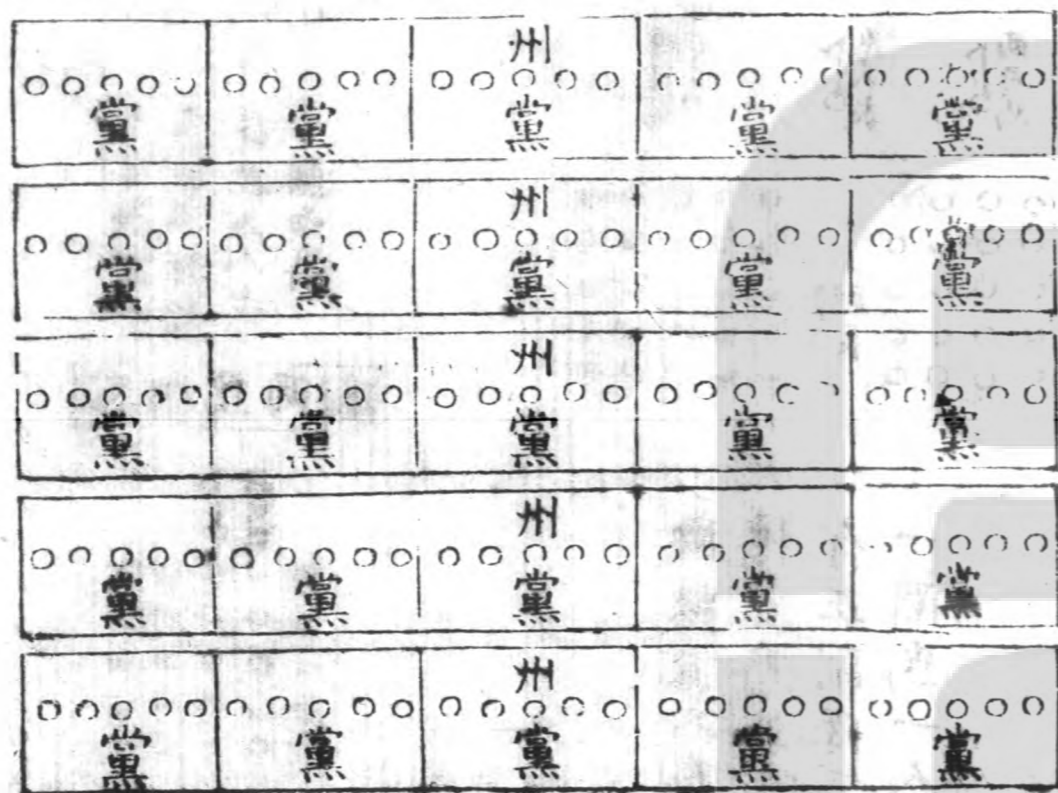
十家為聯圖



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鄉大夫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

比之為言以比次之義使相保不得為惡五家之中擇  
其優于眾者以為之長秩為下士祿比無人在官掌其  
比之治十家為聯相與對門者尤切近也每一圈為一  
家一家總十家五圈為五家一比長所統五十家  
按六鄉六遂近郊遠郊四面各百里為田六十四同每  
同為二萬五千餘家合有一百六十萬餘家今觀六鄉  
六遂序官之數比鄰之長共三萬人所統止于十五萬  
家是一家而兼十家每一比長所統五十家矣蓋凡比  
與其長之員有定而其民則十倍而有餘歲以五家為  
正以其餘為副十年一周名則五家而所統實五十家  
故公私之事歲無所缺祿不見其多而民不知擾也  
已後圖每比實統五十家然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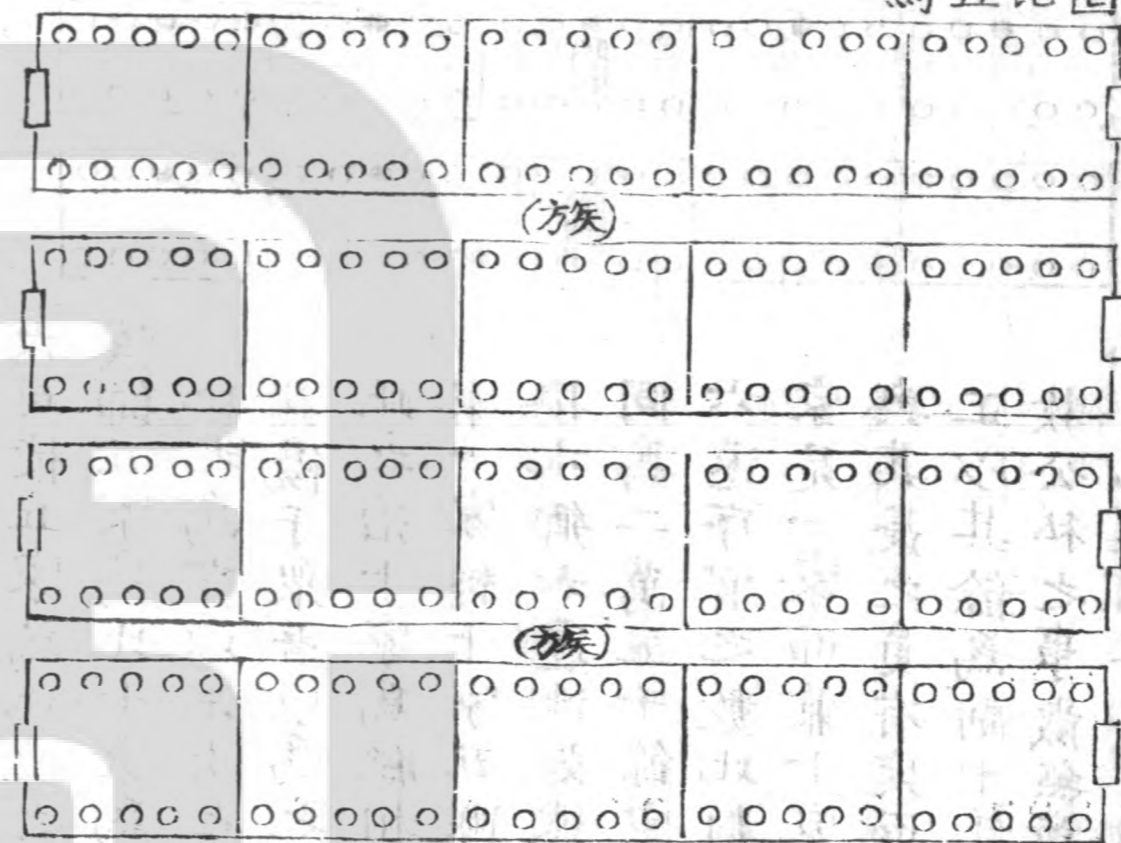
五州為鄉圖



每一圈為族五圈為黨  
 五百家大司徒五族為  
 黨使之相救黨正每黨  
 下大夫一人黨者以其  
 患難相救互相黨與之  
 義也  
 五黨為州使之相賜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州之為言周也  
 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八閭為聯圖

五圈為比二十五為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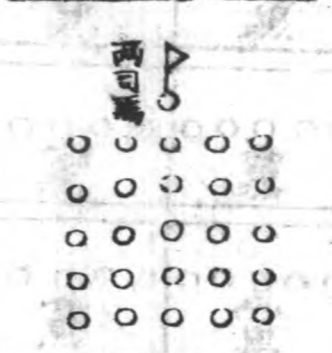


大司徒五比為閭使之相受閭  
 胥每閭中士一人閭之為言五  
 比二十五家二閭五十家同巷  
 而居旁有閭門故以閭名平旦  
 閭胥及隣長坐于左右塾以帥  
 民者鄉大大國有大故令民守  
 其閭修閭氏令守其閭互也  
 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族師每族  
 上士一人族之為言以其相葬  
 埋有同宗合族之義也  
 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家  
 相與對門者尤切近也四閭為  
 族八閭為聯二百家團聚而居  
 者相通與族同也

圖伍為人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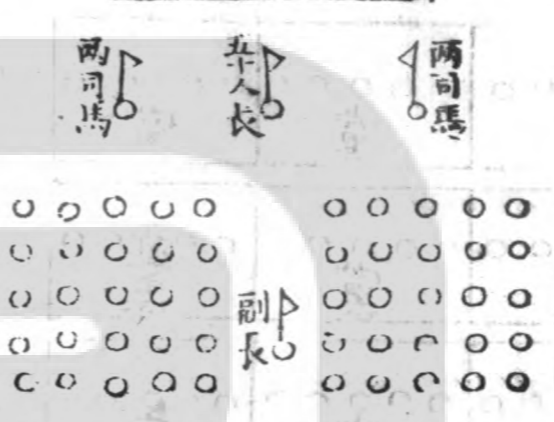


圖兩為伍五



大司馬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  
中士小司馬五伍為兩  
古灋每百人乘車大車各一乘一  
車兩輪因謂車為兩凡車有正必  
有副則百人當有車四兩二十五  
人合有車一兩此兩之所由名也  
每一圈為一人五伍二十五人通  
兩司馬二十六人

圖隊為兩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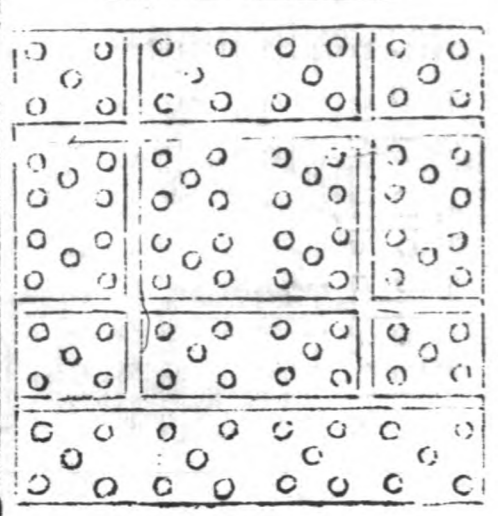
狹師五人為伍二伍為聯  
穰苴灋五人為伍十伍為隊即二兩而為隊也  
有正副隊長二人即後世隊頭副隊頭  
一團為一人通兩司馬正副隊長共五十四人

圖卒為兩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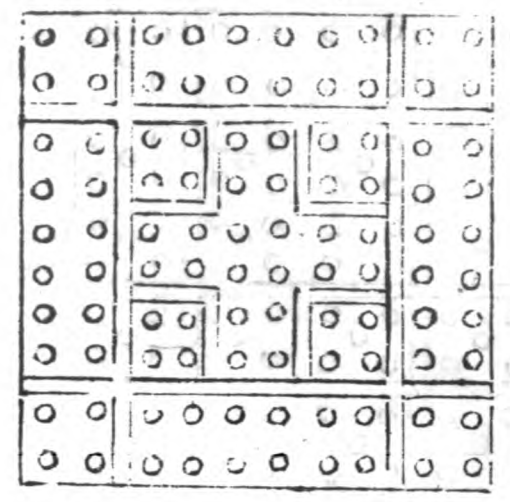
大司馬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小司徒四兩為卒  
周制每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以為前拒左  
角右角各二十五人重車一乘將之者二十五人一團  
一人合兩司馬四人五十人隊長四人卒正副二人共  
一百十人舊說步卒七十二人三兩各缺一人又缺兩  
司馬五十人長泥于百人為卒而誤也司馬灋云革車  
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蓋伍皆有長百人則伍長二  
十人以其藏于伍內故止稱徒二十人兩司馬四人五  
十人隊長四人卒正二人為士十人也卒之為言終也  
自任兩而下其兵皆未可用至于卒則有車一乘其兵  
百人兵灋自此而成故以為名雖不足用然使遇小敵  
得一梟將將之此百人如下布旅之灋亦可制勝無當也

圖旅為卒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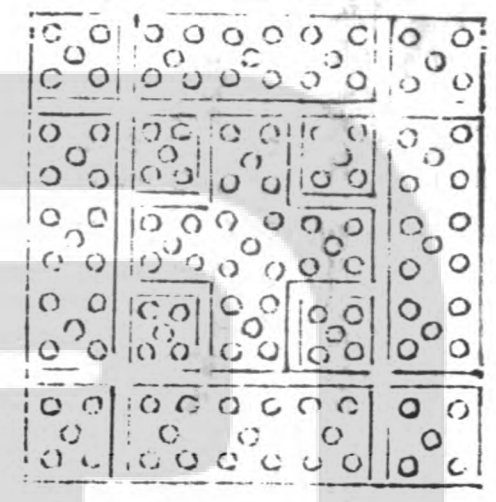
周禮大司馬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 小司徒五  
兩為卒每一圈為一伍五人五圈為一兩二十五人  
旅之為言眾也兵車五乘統五百人故以旅名少康有  
眾一旅是也兵雖少然能奇正分合亦足為用大約中  
四兩為中軍四正每正二兩為正軍每兩一兩為奇軍  
後四兩為遊軍

五旅為師圖



大司馬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  
小司徒五旅為師每一圈為一兩二十五人四圈為一  
卒百人  
師之為言大也衆也兵車二十五乘統二千五百人其  
兵衆矣故以師名大約四正四奇中握機外遊軍於當  
如握機八陣之制車卒伍濇二十五乘為大備以一師  
之車而言 五十乘為卒亦曰廣合二師之車而言也

五師為軍圖



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 小司徒五  
師為軍每一圈為一卒百人五圈為一旅五百人  
軍之為言萬二千五百人兵車一百二十五乘大車亦  
如之合二車之倅為車五百乘可以自環為營故其為  
字以包車為文以守以戰可以無敵矣小國一軍次國  
二軍大國三軍天子六軍凡大將所統多多益辨用以  
調發應援然皆各自為營故營衛堅牢起止迅疾而無  
後世全軍覆沒之禍此軍所以止于萬二千五百人也  
車卒伍濇一百二十五乘為伍指一軍之車而言也

田賦兵民起數義

按井邑丘甸溝洫澮川通成終同比旅族黨伍兩卒旅其起數皆  
不同者井邑丘甸縣都主于兵賦以田為事田之勢方但欲其備  
車馬兵器以防調發故各寓于野而以四起數遂溝洫澮川主于  
疏導以防水為事防水之勢長當與居其間受其利者任其事故  
曰井曰牧茲以各水為分而以十百起數通成終同封畿者主于  
封國有國之事莫急于農事莫重于兵賦故兼夫丘甸溝洫二者  
一縱一橫水于是而治賦于此而定兼夫十與四而為數也若夫  
比閭隣里主于教訓服役守禦以民為事教訓必會集而後服役  
民必于農隙守禦宜于團聚故皆在邑而以五起數若軍伍之濇

止則百人共庇一車戰則用伍兩卒旅以爲奇正更休故亦以五  
起數莫不各有天然之數所以不同也或乃欲比而同之至以井  
田爲伍萬人爲一軍何其謬哉

